

Vol.
1

— 2022年度回顾
— 海外抗争多面体
— 图集：你听人民在歌唱
— 全球抗议地图

留白留自由

二零二三年一月 第一期

“ 高墙内外
野蛮生长 ”

莽

MANG MANG

创刊词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之于这个时代，我们又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所在的疆域极大，大得产生诸多隔膜，亦有人有心不让我们看见彼此的生活。我们或有一种相似的应试教育学历，或有百般参差的经济阶层，或有民族分别，或在性别光谱有各自的落脚点；我们或许被剥夺了对话，从未学过如何不以私利衡量他人，如何和平共创而不是将分歧的口子撕得更大。但当威权的丧钟长鸣，我们突然发现，一幅崭新的、流动的图景正在眼前缓缓展开。

你我不知不觉已入变局。一道红字横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一页纯白A4纸纳入了我们曾说过又被抹去、正要说却被恐吓不说、将来可能说而尚未成形的话语。突然之间，我们可以不仅仅听话戴口罩、排队待做核酸、被二维码拦在“非必要生活”之外，我们还可以质疑、可以追究，可以喊出我们不要这些，可以想象我们要什么。匆匆地，随人群而行，搭上这趟列车——“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我们路过经济建设的江山，路过隐约透出后方大千世界的防火墙，路过民族清洗集中营，路过断崖，路过熊熊大火，路过所有被驱逐的生命。

混沌黑暗里，我们纵不知驶向何方，但尚存一副喉咙和一支笔杆。我们曾在政治高压、消费市场里日渐扁平的母语，正要在这潮热紧张的车厢里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我们并肩坐着，正要开始构想和建立一个可能的共同体；我们求真，以沟通和书写，试图抵达时代和个体的诸多命题。

草生于广野，不加修裁、未经礼仪，是谓莽莽。二零二二年末，我们创立《莽莽》，它是一个实践中文创作的公共媒介，涉猎时政、社会、文化等议题。我们作为身在海外热爱自由的一群人，既争取身体的行动，亦致力于信息、思想和艺术的传播。我们捍卫以中文自由写作的权利，用母语来记录当代、对抗遗忘和发起辩论。

我们希望开垦一片供想象力生长的莽原，以此连结更多的中文创作者。在这里，保护作品不受意识形态之审查，将生命还原为充满可能性的草种。此时此刻，昨日的价值如冰化水般不再坚固；从那极权的烈火中疯长出来的，正是我们这些流散的莽撞之人。只身在野，却无涯无际；彼此相连，即成繁盛。■

《莽莽》编辑部
2023年1月

活在「真实」中是如此重要。行动者线下行动时不可避免会直面内心的恐惧，而通过写作和记录来聆听彼此的声音是我们克服恐惧的一个重要方式。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通过写作看到彼此；其实我们都站在一起，站在「真实」的力量之中。

—— 泡桐

记忆和书写，是荒诞时代下最有力的抵抗。

—— 桐生

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为了不被这个世界改变。这张白纸是边缘人的沉默，是恐惧者的孤独，是勇武者的回声。我是你的回声。

—— 茨威特

一个人在一生里总会迎来某个不吐不快的时刻。当越来越多的人同时有这样的冲动，一部时代史就正要写成。Not for the truth but storytelling.

—— 茕茕

中文是我的母语，也是我们的故土。每一次自由而真实的表达，都浸有泥土的芳香。它们让笔触生根，终成莽原。

—— 霍夫班

写作，是为了揭露许许多多瞒和骗，是为了将事实传达以及警醒世人，更是为了让我们的发声能够不再沉于海底。人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不愿沉默的都能成为记录者，让我们用文字来敲响自由之钟。

—— 钟声

Judith Butler相信：“语言与言说者互相言说”。愿我们一起言说自由的语言，也愿这语言放我们自由。

—— Hollyhock

在顛簸的浪潮中吶喊與徬徨，有立場，有期待，有偏向，有決心。讓我們一起閱讀，一起寫作，一起經歷，一起見證社會的演進，動蕩，和抗爭，這不僅僅是記錄過去，也是在期待我們的今天和明天。決定未來的，是我們的行動。

—— 鴨梨山大

在纪录片中目睹过八九学运，在推特上追踪过香港反送中，在书中读到过台湾的民主转型……早已认为中国已是一潭死水，却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被淹没在抗争的口号声中，这是何其振奋人心的事。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再做旁观者，而是要努力成为时代的主角。

—— Woo Shin Shin

致读者——创刊人的话



责任编辑
泡桐

联合创刊人
钟声、茨威特

对外联络
桐生

文字编辑
泡桐、茕茕、鸭梨山大

合作撰稿人
Hollyhock

技术维护
霍夫班

插画
王春兰

视觉设计及封面插画
Woo Shin Shin

官方网站
mangmang.run

合作及投稿
info@mangmang.run

Instagram | Telegram
@mangmang_editorial

Matters专栏
@mm2022matter

NGOCN专栏
ngocn2.org/columnist/mang-mang-magazine/

RSS订阅
mangmang.run/feed/

捐助渠道
Patreon
patreon.com/mangmang_editorial

目录

编辑手记

文：泡桐、茕茕、鸭梨山大

距2022年11月《莽莽》团队正式成立，至今已有两个月。在这短暂的历史瞬间里，我们经历了海外各地华人反对极权的抗争运动之兴起，也见证了国内白纸运动的“昙花一现”。如今抗争运动的潮水似乎渐渐退去，许多声音、图像、记忆与思想随着时间流逝，在审查中被抹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已经恢复平静，一切，也不可能再回到历史发生前的平静。在这人群散去的大地之下，还有滚烫的岩浆在暗自涌动。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记录下这些历史。但该以什么样的眼光去回看、以什么样的笔触去记录？几经挣扎和探索，我们打磨出“莽莽”的概念，希望回到生命萌动的状态去寻找一种力量。在这本创刊号里，我们以“留白留自由”的主题，来串联这段时间里海内外抗议运动的故事，这亦是《莽莽》初生的土壤。白纸，是这一波浪潮中的重要符号；自由，是所有遭到身体或精神禁锢的人们内心真挚的诉求。在这背后，亦有大片空白留待我们去填充，去想象一个未来。

在第一期刊物里，我们通过独立采编，在“2022年度回顾”栏目中记录了几位不同身份人士在时代浪潮中的遭遇。他们所倾吐的生活与工作经验中的失望、对自身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所扮演角色的困惑，抑或是被迫的“逃离故土”——都反映着我们的生命在过去被不合理地轻视和伤害了。

你和我的身上都正折射着这个时代真实的光谱与烙印。

在“海外抗争多面体”栏目中，我们采访了伦敦的多名活动人士，听她们讲述第一次走上街头的故事，犹疑、恐惧抑或是义无反顾。她们在行动中不仅反抗极权，更愿在未来的抗议运动中注入更多女权主义的反思。这也是莽莽在“新年献词”里写到的愿景：在未来，我们可以时刻意识到，这些我们在乎的价值理念，在今后的抗争里会被不断反思与实践。

此外，我们想呈现更加立体与多面的海外抗争运动。通过“圆桌会谈”栏目，我们邀请海外身处不同国家的人士，在问卷中书写自己亲身参与行动时的所思所想、反省与展望。许多记录读来令人动容，《莽莽》希望借此表达：“大家并不孤单，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彼此照亮”。

我们还在“双语特约撰稿”板块收录了两篇英文稿件，一份是来自伊朗的抗争者Sara，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为何决定反对伊朗政权的压迫，并呼吁读者参与联署要求G7国集团制裁伊朗独裁政权；另一份则是对参加柏林中国使馆门前的反独裁集会的维吾尔青年的采访，在他的自述里，一方面是对中共清洗维吾尔族的控诉，另一方面呼吁维汉两族应消除偏见，建立起人民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在充斥着物理隔离的2022年，我们也试图重思与“附近”的关系。在收到的数份投稿里，我们看到了作者们所感受到的各样的“附近”：有自己与其他族群的连结，有远隔重洋但心中始终牵挂的人，有在生活波动中的挣扎和感恩。也有作者以诗画为媒介，来记录自己与世界形成的关联。这些珍贵的表达组成了“星群”栏目，而该栏目也将持续开放投稿。在这彷徨颠簸的浪潮中，愿浪漫勇敢自由与热爱常伴每一个人，《莽莽》将坚定站在每一个你的身后，聆听来自附近的你的回声。

在迅速膨大的集体行动里，我们窥见了许多创意性的口号、行为和书写。这也揭示了这场运动尚没有统一整齐的教条，它鼓励大家去想象自己的愿景、表达自己的话语。在“你听人民在歌唱”栏目中，我们搜集了许多创意抗议图片以飨读者，期待它们能激发未来更多的创意，接力勇气与智慧。最后，我们建立了一幅全球华人抗议地图，用可视化的方式，记录自彭载舟四通桥抗议以来世界各地华人接力举办的集会抗议。我们相信，这幅地图将持续更新下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记录时代下的细枝末节”是我们创刊的初衷，也是本期内容设计的底色。正如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写道：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是我们的现实，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意志和选择，以及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希望透过记录，与历史对话，与各地的人们一同沟通、一同展望。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开放的，眼前这本薄薄小书，也正邀请你的阅读和注解。终有一天，我们的期望也会有意义。

如果我们不愿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打破这一状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生活在真实中”。为了真实，我们或许会受到制度的打压，但我们将收获生为人的尊严与责任感。让我们一起来印证这许许多多的“真实”吧。去听他/她/TA人的心声，去看身边的社区和街道，去关注远方的人群，去感受公共生活并尊重自己这种感受，去记住那些被权力试图掩盖的事情，去夺回那被钳制的想象力和表达力。我们一起，便不会有恐惧再能把我们分开。“自由，你的旗帜虽破，但仍在雷雨中飘扬。”■

2023新年献词——想象更好的明天

回望2022年，
我们会如何来定义它？

一路走来，我们穿过漫长黑暗的历史隧道。冰冻三尺，江苏“丰县八孩铁链母亲”事件从引发全国关注到不了了之，让我们对法治公义彻底失望；春寒料峭，上海精准防疫泡沫破灭、严酷封城摧毁了几代中产对发展成果的信心。“润”出去，成为不少人最终的抉择；而那些“润”不走的人们，亦在日复一日测核酸的消磨里、在基层防疫无法无天的折腾中渐渐失去对生活的预期，甚至失去生活本身……

更甚者是，所有追问这些的人，要么锒铛入狱、要么下落不明。留下来的那些，默默传递着民间互助物资文档，坚持撰写着被迅速删除的报道…… 面对着步步紧缩的公民空间，和亟待关注与支持的庞大弱势人群，我们在昏暗的罅隙里，听着远方的哭声。

“二十大”为今年定上最终的烙印，也成为一切祸源的注脚，它的意外、不体面与黑箱，给我们所有人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中国何以至此，我们又将走向何处？

然而在失望乃至绝望的尽头似乎闪烁起希望的曙光。

2022年是“抗争元年”。过去政权用恐惧疏离我们，而如今愤怒则使我们摆脱麻木，走到了一起。许多人再次拾起了三十三年前的那句‘It's My Duty’，让几近消失在历史中的春风再次吹拂。

北京“四通桥抗议”未能影响二十大结局，却出人意料地成为推动海外华人大规模抗争的“第一块砖”。贵州转运大巴车祸、乌鲁木齐大火等事件刺痛每个人的心，我们无法再对苦难保持沉默。从柏林到巴黎，从伦敦到纽约，曾经“原子化”的中国人在今年开始学习如何制作标语、设计海报、集结资源、组织政治集会抗议……

2022年是“抗争元年”，白纸长城，从南到北，遍地开花。

当人们看到彼此后便不会再忘记。请记住今年的这些时刻，记住我与你并肩过；用笔，用颜料，用键盘，记忆可以铭刻于艺术和写作；用照片，用录影，乃至口口相传，真相将不惧高墙，长存于你我心中。

我们的力量源于抗争。是抗争，为2022撕开了一道历史的缝隙，因良知而觉醒的人们，在那里埋下了新年希望的种子。我们深知记录真相与抵抗极权的历史责任已经落到自己手中，责无旁贷。

曾经，我们对明天感到悲观，因被扼紧喉咙而有诸多情绪郁结心中，那政治的铁链令我们难以呼吸。

而此时，新年即将到来，让我们想象一下明天的样子。想象我们现在就坐在1989年的柏林墙上，预见到这堵墙将在不远的未来倒下……这并非期盼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在短时间内实现；而带着这份想象，我们可以时刻意识到，这些我们在乎的价值理念，在今后的抗争里会被不断反思与实践，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团体里，我们将一道保存与守护这些珍贵的火种。在这想象里，民主自由之精神有朝一日能像奥运火炬一样，我们举着它从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接力走到南京艺术传媒学院，走到富士康工厂里，走到天安门广场上。

最后，我们深知这一切不易，更想对历经这一年的你道声辛苦。我们要大声告诉诸位：我们爱着你，爱着你的善良、和平与自由。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衷心祝愿你新年快乐，平安顺遂。■

2022年度回顾

导语：2022年对中国人而言是什么样的？

这一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被卷进历史的漩涡里。我们见证了国内的防疫政治之恶果如何蔓延到所有人身上；我们体会到个人的命运是如何越来越失控，除了“防疫”、“清零”外，日常生命议题逐渐变得毫无意义……

除此之外，2022年亦是自89年以来，海内外抗争运动新元年。海外华人在全球的抗极权运动一波推一波，国内也爆发白纸抗议，两者遥相呼应，对极权或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撼，甚至也促成了国内防疫政策的突变转向。这一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封控，同时又经历了历史在最后几个月中被“加速”，时局变幻得令人缭乱、无所适从。

在“2022年度回顾”栏目中，《莽莽》邀请了多位人士回顾与评价过去一年的点滴细节，我们希望以此记录时代洪流下的细枝末节，建立起不同视角下普通人的“历史记忆”。

以下是他们的口述。

摄影：Jida Li @Unsplash



▲"白纸运动"，作者：王春兰

从案头到街头：双重历史责任下的抉择

讲述者一：K，北京，媒体人，参与了北京的白纸抗议运动。

采编：泡桐

今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政治来解释。防疫带来社会静态，也导致思想层面的静止。

上海疫情可以说是第一块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当时有很多想说、想讨论的东西，但是却不可以这样做。这是今年最早积累起来的怨气。上海和北京一样，象征意义太大了。它（防疫上）的幻灭，让市民阶级有了很大的一种恐慌感。

整个上半年我们经历了铁链女事件，又沉浸式经历了精准防疫的崩塌；到下半年，经历了二十大的前期，所有问题都要让步于政治稳定。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是能感受到这种痛苦的：没什么新闻可做。十月份除了要感受疫情一天比一天差，还有所有采访对象的拒绝。大部分人用不说话来防止自己说错话。

无论报道主题与政治是否有关，全国各地的受访者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人都是选择闭口不谈。你会觉得社会很静态。当真正感受到社会的这种静态时，我会感到恐惧，一种很深层的负能量。它不光是防疫带来的社会静态，而是思想层面的静止。"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在等。"

每天有大量的关于二十大人事的政治传闻出现，除了这些传闻能取悦人之外，我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是很可怕的。我了解到很多企业因为防疫政策在缩减（人员规模），因为二十大，企业宁可这几个月什么也不做，一直在等"风向"。

但最后等来的是最臭、最不体面的结果。如果连表面上的体面都维持不住，大家就

会怀疑习近平到底是弱到了什么程度。

当我看到这样的结果，大约经历了一个月的挣扎——想要改行。当这样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至少会想象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预期。我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在可见的未来里，我只会被这种宣传机器折磨，无法再在这份职业里得到我想要的一种实现感。

我想到最可行的职业是当一名厨师。至少“吃”这件事情，还无法完全政治化。“我在观察这样的宏大叙事里不再感受到意义的时候，我只能去寻找那个最不可能被政治化的东西。”

北京抗議現場

（一）

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

其实国内看到“四通桥”抗议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相关信息很快被删除。我在北京其实没有太大感受，不认为民众会把彭立发当作是一个勇士，或者他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寄希望于体制能够自己进行良善改革，这种希望的前提是不触碰到底线。而彭最重要的那条诉求可能已经碰到了这个体制的底线，体制里或者泛体制的人看到这样的标语也许会有些反感，他们不会马上想到这个人做了多大的牺牲，相反，他最大的感受是：“世道要乱了”。

我在游行中听到有人喊“释放彭立发勇士”，但无人跟喊。我在现场观察，认为很多人是疑惑的，可能一方面是疑惑于为什么要喊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国内并没有真正被符号化。现场有人跟喊了彭的抗议标语，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

我在现场的观察也消解了舆论对所谓“抗议是由境外势力煽动”的一些污名。现场非常无组织化，大家没有统一的诉求和表达。北京本地人很“贫”，他们会用一些搞笑的话来消解游行的一些尴尬，大家喊完一句不知道再说什么，或者就被几句笑话带过。

现场包含很多派别。有一部分人有政治诉求，他们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自由，包括选举自由在内的诉求；但一旦一边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诉求，另一边就会有人说我们不要谈政治。后者在现场是更大的群体。他们可能只是对防疫有很多不满，但不敢有更多的诉求。整个场面非常和平，我感受到北京警察没有接到要抓人的命令，他们只是让便衣把人群驱散，没有起冲突。甚至可以看到便衣一方面在驱散人群，警察在一边和人群聊天。这是北京相对独特的一种景观。

北京警察很克制，他们的策略也很聪明。他们通过增援从两侧把人群夹住，告诉大家往前走、不要堵在路上；把大家推到十字路口后，通过便衣把人群切成四份，让大家不要堵在路口。分化完之后，再安排便衣去小的人群内部“冲”，边冲边喊“走咯走咯”，再把小集体给冲散，好让小群体的聚集能力削弱，以此把人散开。

后来在干道两边，人们一字排开。警察没有办法再驱赶人群，很多路过的车辆鸣笛支持。但在那个位置，如果人群中有人喊了超过反对防疫政策以外的诉求，就会安静得很快，不是很有人支持。“虽然令人失望，但这是北京抗议的基本面。”

现场其实没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口号，大家各有各的诉求，不够鲜明。

我不担心秋后算账，当天晚上本来犹豫要不要公开发布一些信息，但后来还是发了。参与这件事是因为我敢于参加，我是一个公民，“我凭什么不能参加”。

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有人当天晚上看到消息后问我能不能转发，会隐去个人信息，我看了感到有点生气，“怎么这么憋屈啊”。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如果有人要追究责任，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自那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同事和单位的关心，大家来确认我的安全，但没有人指责我。在我告知家人后，他们对此都表示支持，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二）

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高姿态让我感到恶心，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

我明白在边疆地区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要做出这样的抗议（乌鲁木齐抗议）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也反映了防疫让民众有多失望，才会让一直很温顺的中国人去做到这么极端的事情。乌鲁木齐的抗议会让我自己反思，如果我这种有着职业理想的人都不敢走上街头，那还期待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一点努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一刻我是有一些使命感的，可能是职业带给我的，同时我也被新疆的抗议所感染。

新疆的事情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防疫措施阻挡了消防救援。这是三年来被反复讨论、最无法被允许发生的事情，因为它被无数的人讲过。另外，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那种高姿态、带着体制的那种骄傲让人愤怒。这种姿态让我感到恶心，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

我没有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被捕，会有什么。我想像如果到了警察局，他们会给我什么罪名呢，非法集会？我也不是组织者。如果以国家安全名义指控我，我当场也没有喊什么“越界”的口号。如果我的职业是以这样的拘捕而告终，我会感到光荣。等我老了，想起自己做过记者的这段时光，我会是满意的。

现场有很多尴尬沉默的时刻。我没有勇气去开启一句口号，在那个时间去快速地思考并尝试带领大家，这是我回头想的时候，发现的自己很懦弱的一点。

现场有很多女孩子，一眼看上去就是大学生的样子。当其他北京本地的男孩子还在那里消解这些口号、“耍贫”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很勇敢地站出来，去提了很多大家心中想的那些口号。如果说什么是值得称之为勇气的话，那几幕是触动了我的。我会觉得有些羞愧，当时应该以更加公开的姿态去声援，我绝不应该藏匿什么。

最早在步道上的时候，有人喊了一个关于核酸的口号，有一个北京男生就耍了一个小聪明，开始喊“我们要做核酸”，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很成功地带起了很多人这样喊。明明我们所在的场地是祭奠的核心区域，最开始的氛围是非常肃穆的。大家手上拿着白纸、蜡烛，有人讲了这些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此表示哀悼。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认为他们讲这些话是不合适的，然后大家笑成一片也是让我很难受的。这会让我觉得，我参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有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生是最早开始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另一句是“释放上海被抓人士”。这两条口号其实是当时主流的声浪，但一开始，是在一种尴尬沉默的氛围里，听到一个涨红了脸的女生喊出来的。有些男生可能会主观地认为自己更懂政治，“很油腻”，没有办法很严肃地对待我们正在面临的政治议题。女生是受到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迫害的，而一些男生并没有实际地感受过这些政治议题带来的危机感。

今年是失望的话，明年就是悲观。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如果它不改变，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

我决定要在国内做新闻，便没有期待有一天能在国内得到那么大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我们能够乐观的是，当局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或者做相对聪明的事情。前两年生活在北京其实是能够感受到“精准防疫”之红利的，只要民众配合，日子就不会过得太难受。

而我当下最大的难受是，它在蠢的道路上无法停下，它不停地在做蠢事。最早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方针本身是没有错的。而从两年前编辑部讨论疫情的稿子到现在，记者还是在问政府（为今后的疫情形势）提前准备了什么，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提前性的准备或者计划。【编者按：采访完成于中国转变防疫政策前】

“它不为结束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想一个预案。”我们作为公共政策的观察者，是没有办法想像这种愚蠢是怎么造成的。当然有人可以简单地用政治因素来一笔带过，而我对这种蠢则不屑于去解读它。

它前期把大量资源用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上，比如核酸，而政府三年来什么准备也没做，反而把地方财政都掏空。

尽管目前大家已经做了很多抗争，但是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来说，从行动层面来看放开是没有时间表的。既然没有时间表，那么政府要放开，它就一定不会以大家想像的形式在特定某一个时刻放开，而是会以一种最差的情况放开，一种“崩溃式”的放开。这种“崩溃式”放开的结果很可能是两种苦我们都要吃——不光是封控之苦，还有死亡的苦。

目前的中国社会，在解决防疫问题之外，没有别的议题可以通畅地讨论。当你讨论别的，马上就会陷入到“这有什么意义”的思想困境中去。

不管是作为内容生产者，还是看读者对作品的反馈情况，大家慢慢地不再关注一些议题。因为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防疫的方针能给人们一定的预期的情况上，人们才会对一些特定的议题产生兴趣。

防疫方针在这三年来总是强制地扭转大家的预期，改变大家的计划，以至于很多人在防疫有确定性之前，不乐意有更多的计划，因为这只会让自己失望。很多二三线的城市，政府财力都被防疫掏空了，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指望它能做其他什么事情，不可能。在其他诸如教育等公共政策上，也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改变，而政治层面就更不用说，“法治建设”等，只会往更差的方向发展，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预见到的。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如果它不改变，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

“今年是失望的话，明年就是悲观”。这次参加集会对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有恢复和补充的，但不代表我对职业和生活的预期有变好。

我一开始参加面试的时候，上级告诉我单位不会做长远发展的考虑。在这样的夹缝中工作，带着这样的预期，我的工作可能随时就会变得不值得再做，这个改变随时都会到来，只能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目前还在做有意义的报导。

记者这份职业我认为也是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职业。■

离开是为了不再回来：一位跨性别者决定寻求庇护

讲述者二：王，长居东北，跨性别者，这个冬天离开中国寻求庇护。

采编：泡桐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都没有被当成人来看 大家都在失去人格权

二十大前，我能感觉到我的生活处在正常的轨道上，我对往后的生活、发展是有信心的。本来计划在国内读一个新的专业，为以后的工作生活做打算，有一定的收入，能维持一份生活，这些对我来说就够了。但是十月份后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极端异常和动荡的状态。

二十大后，我感觉到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正在崩溃，从上到下各级政府不再把民生、行使法律上的义务和权力作为他们的工作指标了。为了完成一些政治指令，政府忽视了自己的其他所有职能。社会发展都在停摆，这种趋势是很可怕的。

我住的地方一直在做24小时核酸，这意味着每个人每天要排至少一个小时的队去做核酸，得到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却会在24小时后"过期"。我甚至会感觉到好像每天要定时去向核酸检测点报到，自己就像被监视的人一样。政府对于人身自由的控制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是全民性的。

其实测核酸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都感觉到了，我比较担心的事情是"由小见大"：一个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之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从无到有，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完善的，但摧毁它只要一个瞬间。而且我也看到国内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它从法治到无法治，从专注经济建设到不关注经济建设，就是在一瞬间的。你无法控制下一步路径发展的趋势。这是我今年感到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们也看到了二十大的整个过程，我们过去不会很明显感觉到上层政权更迭是什么样的，但这次我们所有人都看到，是次权力更迭已经没有一个准绳。有权力的人可以肆意用权力，没有任何约束。习近平现在就是可以用任何权力去打压对他构成威胁的人。

这件事情让我很绝望，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都没有被当成人来看。我们以前在一些经济比较好的城市，比如北上广，能感觉到每个人至少是有人格权的，但是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国内不再重视公民的人格权，大家都在失去这个权利。

内蒙古、新疆、广州、郑州等等这些城市封城那么多天......十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已经无法再具体一一罗列。我以前只是对此表示怀疑和担忧，但现在我已经不得不相信这些事情（所带来的危机）。

从白纸运动到后来国内防疫政策转变，你其实能感觉到当局用这种转弯式的放开来报复民众，它告诉你，你要闹的话，我要让你看到闹的后果是什么。它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一方面消耗了自己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又以此加强了对民众的控制力。这是非常没有人性的行为。

铤而走险出来寻求庇护，是因为在国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了

国内不少LGBTQ人群其实是有一定脆弱性的。经济波动、政治运动再加上疫情对健康的威胁，这些浪潮对性少数人群的冲击力是很大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状态急剧恶化。这个时候我向家庭求援，但家人并不能理解这些事情。这也是很多性少数人群与家庭之间经常遇到的矛盾。这个固有的矛盾被逐渐放大，导致我处于一个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我已经到了一个要住院的地步"。

然而如果要治疗的话，我无法看到治疗的前景，它只能说稳定我的状况，无法使我真正好转，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我能看到这个很不好的趋势，它可能会把我引向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

我一开始和家人讲想自杀，但家人不理解，以为我只是在闹他们，他们就很抗拒和我去沟通。我和家人说自己可能考虑偷渡去欧盟，如果走边境入境不知道到时候是死是活。父亲对此回应说哪怕这样出去也比在家里躺着要强。我不知道他是出于生气而这么说，还是对我已经没有亲情，这些事情让我对他们不会再抱有任何期望。

"偷渡"只是我的plan B，而我的选择是"跳机"：在某个国家中转的时候直接就近申请庇护。

我认识到的朋友想跑路大多会走合法的途



▲ 受访者供图，其自制的讣告

径，各显神通，很少有人和我一样铤而走险走这种途径。因为在国内的状态已经无法再支撑我继续生活下去了，我甚至不能再看书了，而且还有自杀倾向。更糟糕的是，由于跨性别的身份，在申请签证的时候也会更容易被判定有移民倾向而拒签。

像通过出国留学等途径出来并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选择，它需要家里的支持。在21年的时候我决定走性别置换的医疗程序，从此之后他们基本上与我决裂，我感觉我和家人的关系已经是一种divorced（分离）的状态。

国内的环境对跨性别人群有一种系统性的压迫，它不仅仅是在社会层面上对我们有恶劣的政策，“让我们得不到保护”，比如说之前有跨性别人士在商场被杀害而当局选择直接封锁消息，这些都让跨性别人群不断被边缘化；媒体对我们的报道也有很严重的污名，它已经到了一种迫害的程度。一些弱势、边缘群体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丧失生活的能力。

我对二十大的结果不是没有过预料，我只是觉得最坏的想象应该不会成为现实。然而无论是上层建筑的最终构成，还是它的政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都比我最坏的想象要更恶劣、更坏。

我希望明年在这边能有收入、申请学校的预科班和学习语言。但如果在这边融合得很困难的话，我可能也面临精神上的压力和自杀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很难讲。

王目前在难民中心等待着明年的庇护申请听证程序。笔者与ta的通话背景中时常传来乌克兰难民儿童的哭泣声。■



▲ 受访者供图，所居防空洞

隔离点上的心理工作者：助人者还是维稳工具

讲述者三：P，心理咨询师，驻点在某隔离酒店工作三个月余。

Trigger Warning：文内提及精神疾病相关名词。

采编：苌苌

我的工作是：筛查心理疾病，预防意外发生

我当初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招聘信息里写的岗位名称是“隔离酒店心理咨询师”；但来了之后发现，我每天的工作和心理咨询其实没有很大关系，主要还是筛查心理疾病和预防意外发生。

对于被送来隔离酒店的人，我们需要评估其在入住前有没有精神病史、自杀自伤史等。如果有的话，就需要特别关注一下TA的动态，比如看看TA最近一周精神状态、情绪、服药情况如何，有没有发病的可能性，以及隔离的环境会不会让TA觉得太焦虑等等。如果TA们来得匆忙没有带药，我们会去与相应的医生沟通开药。

隔离酒店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应激的状况。我们酒店组的阿姨在送餐时会拿一个小锤子敲门，那个锤子前端是一块橡胶，敲起门来就会梆梆梆特别大声。之前我跟隔离人员做心理评估，打了五六十个人的电话，大概有十个人投诉说敲门声太吓人，早上是被惊醒的。普通人都会被吓到，对于有焦虑症或双相精神障碍的隔离人员来说更可能是应激源了。

还有一次，我穿着防护服去查房，例行看望有心理风险的隔离人员。到了房门前，我先看了一眼手机消息，一时没有出声，结果里面的住客正好开门丢垃圾。看到我在门口，对方吓了一大跳，整个身子往后缩同时大叫了一声。我赶紧道歉，说明我是来查房的——本来突然有人一声不吭在门口就很吓人了，看到穿着防护服的我站在那里，还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转阳了而更

加恐慌。

之前也是有发生过紧急情况的。曾有患精神分裂的隔离人员从阳台攀出房间、爬上了楼顶！但这样的危险状况就不是我们能介入的了，大部分时候会派安保人员来处理，领导们也会密切关注着。

我对这份工作的理解是，它提供一定的福祉保障，为心理状态不佳的隔离人员解决困难、尽可能避免其在这段时间内遭遇创伤。但是，在这片土地上，这一意义更多体现为“维持各项制度稳定运行”的目标。我想起之前某精神专科医院的医师开展培训，说哪些患者是高风险、哪些是低风险；医生、社区、警察形成的网络会怎样管理这些人云云。如果人被叙述成了“需要管理的风险”，而不是有能动性的生命，何谈去帮助和关怀呢？

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就在一瞬间

每个隔离酒店会根据居住情况分为高风险区（隔离人员+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和低风险区（不接触隔离人员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区和居住区），我们分别叫“红区”和“绿区”。在绿区的人就比我们自由很多，可以每天回家；但是在红区，我们需要轮值上班，上班期间是在酒店里完全封闭的状态。在轮休之前，还得先在酒店里隔离一段时间才能出去。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你在红区待过了（哪怕你是来上班的），你就是有风险的人员；需要经过和其他隔离人员一样的隔离期才能进入社会面。那时候的隔离生活就也和他们早上做核酸、领盒饭的流程是一样的。从服务隔离人员的工作者成为隔离人员，就在一瞬间。

但有意思的是，自防疫政策放开后，我们从轮休前需要隔离、变成了返岗前需要隔离。此前是从“高风险的红区”进入“低风险的社会面”，但现在政策放开后，阳性病例激增的社会面反而是高风险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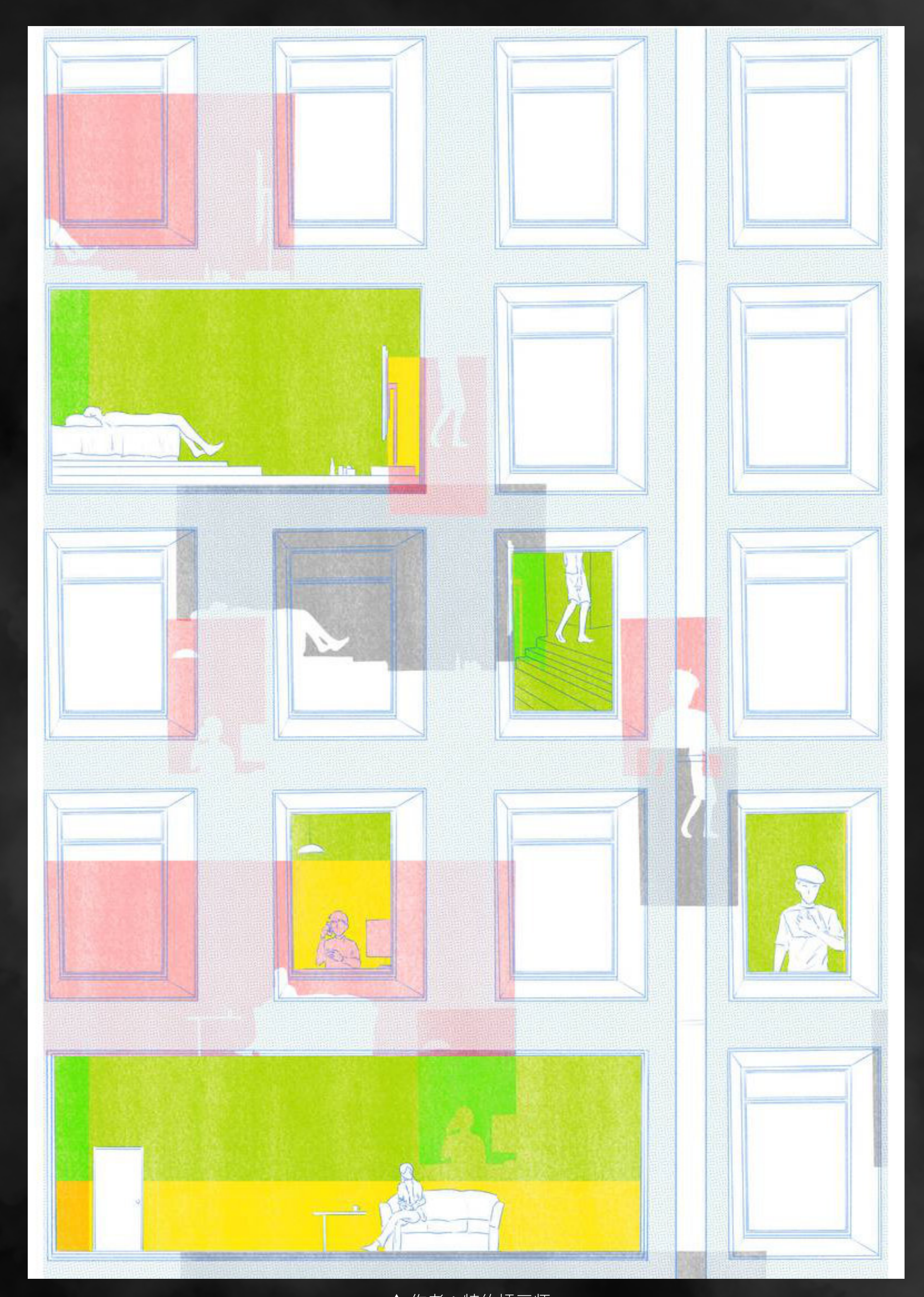
我这几天轮休结束了，要去另一个隔离酒店住。我跟其他同行朋友说了之后，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 TA说TA也是，在外面轮休完，回去上班之前要先去规定的隔离酒店“净化”。这是什么说法？！我实实在在地被这个词给吓到了。

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有很多小组分工，大概有安保组、后勤组、转运组、医务组、酒店组，他们保障了隔离点医疗检测、生活服务的运转。也有街道层面的一些书记、委员、科长都会派到我们这边来作为驻点干部，但不会和我们接触，他们派驻在低风险区，我在高风险区工作，所以也不太清楚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可能就是天天开会、战略部署吧（笑）。出现阳性病例的话，他们就需要上报、监督等等。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关注，比如有的人情绪很不好，或者有的隔离人员非要在隔离点抽烟，我们又是不给抽烟的，人就会在那“闹事”。这样的事情领导就会跟进一下，不然出了事儿还是得TA负责。

我也听说，有隔离点收到了在逃的犯人。有人被带过来隔离，一筛查信息，发现是犯罪人员，驻点的公安人员就直接抓走了



▲ 作者：特约插画师



▲ 作者：特约插画师

TA，连隔离都不隔离了。所以按这个逻辑的话，关在这里的人们是不是原本也没有必要隔离呢？

政策变化之后（编者注：指12月7日中国国务院发布针对疫情的“新十条”），因为我们是接本土的隔离人员，就慢慢地不收人了。现在隔离楼层住着的只有阳性的工作人员，原本的隔离人员都已经解除隔离了。

我从别的酒店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有份文件上写着我们隔离点的名字，说要撤点，但这份文件又没有发到我们手上。所以有人说一时半会儿也撤不掉。传来的消息一天变一个样。

在“临时的隔离点”，做“外包的志愿者”

我之前在社区担任派遣性质的心理咨询师，但是岗位属性比在隔离点要模糊得多。我可能是一个调解员，也可能是一个社工，很少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咨询师。我会被叫去派出所“处理案件”，需要去别人家里走访，需要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活动，需要出去发传单，需要协助其他同事……偶尔的偶尔才会接个案咨询。今年我也有参与社区核酸点的协助工作、接听防疫热线等等，需要回答来自市民关于防疫的五花八门的问题。当然这一情况在不同的社区会有所不同，有些咨询师可以专注在咨询和讲座服务上。这主要看你的领导究竟能不能认识到很重要的一点：心理咨询师是一个专业岗位，而非什么差事都做的万金油。

在隔离点就不同，每天要做的事情很明确。工作内容包括跟隔离人员电话联系、查房等等，很刚性，但做完这些之后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隔离酒店的项目是由政府外包给社工机构，再由机构招人的。我们跟机构签的是“志愿者协议”——不是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我们的工资也不能叫工资，是“志愿者补贴”。协议把他们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比如你因为工作的原因感染了新冠，这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或者跟工资有关的劳资纠纷，这些东西也不受劳动法保护。这些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上面。也有朋友和我说这种协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是我又能真的去告TA们吗？

但这又比我之前在社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跟我签协议的机构）还会拖工资；在隔离酒店，工资每月会准时到账。我这个机构平时做事做得还可以，会有定期的督导，也会有节假日补贴的款项，每个月发一点慰问的东西。所以协议上虽然写了那些话，但他们这边也不会主动引发什么纠纷，就是这个机构既有良心又没有良心——它先把责任抛干净了，但又不会让你工作得太不愉快、遭遇不公平。

这些机构是招标竞标过来的，所以经常会换；我们个人可以不离职，下一次政府招了别的社工组织负责这个项目，那么直接跟新的机构签协议就行。咨询师本人并不是跟着社工组织走的。

所以有些咨询师就会在某个隔离点驻扎了特别久，这已经成了TA们长期的稳定生活。还有些人来自外地，就算轮休也没有

其他住所可以住，可能就会一直住在隔离酒店里。说起来隔离点是“临时”的，但它又确实成为了许多人的“常态”。

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

我在十一月有比较密切地关注全国抗议行动。当时感到热血澎湃，吃惊于原来在国内也可以这样做。但我同时也很担心大家的安全，因为听说那天晚上有出动武警，街上有很多警察。我也会想到当年的“那个事情”（编者注：六四天安门事件）。我之前在国外交换的时候，在油管上看到了关于“那个”的视频。当时还跟我的室友讨论了一下，觉得它很不人道、很恐怖，是一个被不择手段捂嘴的事。

对于走上街头这件事，我很高兴看到朋友圈里还有人在行动，比如举牌、举白纸，说自己有被请去喝茶但现在已经出来了。TA们好像在提醒我：我的良知不能泯灭。我会愿意传播、声援，也会想叮嘱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也要提防街上遇到那种咸猪手男。

但我仍然对人挤人这样的场面感到害怕。首先是害怕发生踩踏的危险——当时梨泰院的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某城市也有做核酸发生的踩踏事故。其次，我本能觉得它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可能没有很好的组织性纪律性——好讽刺啊，我竟然在一个“反抗大爹”的行动里寻找组织性、纪律性。

我没有去和行动者朋友们开启对话，总觉得好像只有我也参与到行动中、也成为一个行动者、拥有一些经验之后，好像才能真正和他们对话。

行动者，在身体和政治上要面临的危险都太大了。我大概已经有所退缩、变懦弱了。我想要更安全地做这些事情，但这要做的事情就不是一个安全的事。这两天，很多人的微信号因为转发了被抓捕者的声援，就被关小黑屋封禁了两天；如果是我的微信号出了事，失去和微信列表的联系，我的工作就会因此产生断联，也可能被追问“你怎么突然微信就封了？”我会不知道如何作答。或者哪天情绪上头没有将朋友圈分组、分组不合适就发了，被同事看到之后举报怎么办？我感到无比挣扎，很多时候停在编辑朋友圈的页面就不动了。

很痛苦。我自己也有寻找心理咨询师。和我的咨询师聊起来就会狂哭。我能逐步体会到，我那些退缩的、懦弱的感觉，和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被禁锢一隅的空间、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命令式的工作规定、自由度更低的工作内容，以及看似灵活、实则被工作群消息占满的时间。比起在社区工作时，这些疫情时代之下的限制感，在隔离点里被放大了许多倍。在这里，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我很明显感到我的保守转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这有什么不能说？凭什么不能说？”以前在学校里办性少数平权相关的活动，会面临来自体制的压力——某个主任说不给办你就不能办了——那我们出来办不就好了！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主任虽然已经不在我的生活中了，但日常还有无数个像主任这样的角色在盯着我。

我之后希望搞两个微信号，一个就用来发更想发的东西，在言论上争取一些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的自由。但行动上——能做些什么呢？我会想改变，但我也很明显感到进入社会之后受到的规训，我如果更多地参与社会行动，那我的岗位很可能是会被动摇的；在这种平衡之下，我还是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位置。

我不得不同时作为受害者和施害者

这样下来，我对这份工作有强烈的不齿。我觉得我很显然成为了一个叛徒，现在跑进了这样一个体制里面，有时候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助人，还是在助纣为虐。

之前有一个隔离的女孩是双相患者，跟我们说她受不了自己一个人住、被关在只有一个人的房间里。我跟她打电话安慰了很长时间，也表示我会尽力帮助她、会给她链接种种资源，再尽量给她一些情绪上的安抚。通话结束后，我正在整理她的情况和诉求准备跟其他小组沟通，她又回拨给我，说她好多了，谢谢我的帮助。后面我们也有一直跟她对接她需要吃的药，会安排人定时定量送上去，这个女孩儿就非常感谢我们。

她说：“我觉得隔离点都是很可怕的地方，很复杂、不讲情面；但你们这样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然后她就开始感谢国家、政府、还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后还写了封感谢信给隔离点。这个发展方向是我完全不想看到的，我确实帮助了一个人，但我是代表国家机器，在权力末端传递了这样的善意，给了一份安慰剂。这个女孩把我视为制度或官方的一部分，通过和我具体的互动对体制产生了信任，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信任我背后的这个体制。

而且相反，我在这里工作，有时候恰恰是抱着这个制度实在太糟糕了的想法：我不能将这种糟糕延续到人们身上，我想做点什么来改善大家在这种大环境里的体验。但这是我个人的善，而非体制的；我却因为处于体制里，而成为了其中一个微缩的代表，令别人把我的善泛化到了制度身上，进而愿意去服从这样一个“善”的制度。于是，我忍不住想：我是不是在帮助这个制度运转下去？

我似乎在被“强奸”，同时也在“强奸”别人。被权力控制的痛苦因此会变得说不出口，我不是“完美的受害者”。

“维稳”一年，我似乎也变得止步不前

疫情期间，网络平台上的心理求助增长量是很大的。这些平台做得很综合，可能提供在线提问、热线、倾听陪伴、心理咨询等等资源，也会及时科普一些心理防护指南。我觉得这是大众认识和应对心理状况很好的途径，对于心理咨询进入大众视野、去污名化也很有帮助。但是网络咨询迅猛的发展，也让我觉得有些许不安。心理咨询工作是有门槛的，这是一个私密的、具有保密原则的工作。如果工作者不专业，甚至违背伦理，寻求咨询的人感到

了不适，这是更难向外界表达和曝光的。当下的心理服务需求暴涨，如果网络咨询师的入驻没有明确的门槛和监督，那是很糟的结果。

就心理咨询本身来说，它仍然是很重要的面对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接受心理咨询，那种难受的感觉会一直存在，但是可能被我内化、合理化，或者让它模糊下去。这种不适不会很强烈，但会让我抑郁，没有足够的干劲去生活。做了心理咨询之后，痛苦会加倍，但意识会变得清楚：我清晰地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不舒服、我到底有多不舒服。我觉得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我的确定感增加了，这会让我好受一些。

今年我在社区做了七个月、在隔离酒店做了四个月，工作内容基本都是在维稳，没有什么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从大环境的社会、物理空间和心理层面来看，我都感觉到了很多制约和禁锢，这些都让我变得更加瑟缩。

当初我找心理咨询师做咨询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我很难踏出这个阻滞我的空间，很难迈进商业化运作的组织。

我目前的工作岗位应该也快要消失了吧，我需要重新考虑职业发展。如今又要重新面对是否迈进、如何迈进残酷的商业世界的问题了。

今年是我行动特别缓慢的一年，我感觉自己几乎没有什么成长。关于我的咨询流派，我一直说自己是人本主义流派的。去年了解到了女性主义疗法，一直想学习更多，但是却搁置了。这和我今年一整年的状态有关系。但我仍然对女性主义流派是有向往的。目前，我找了一位女性主义流派的督导师，希望能缓慢但持续地在我的心理咨询师道路上前进。（讲述者注：督导师是具有督导资格的资深咨询师，带领受督咨询师成长，提供专业上的监督和辅导）

只是要说对明年有什么期待……说实话，我已经不敢去期待了。■



▲ 作者：特约插画师



2022年11月12日，德国华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首次集会，摄影：Chanchan

海外 抗争 多面体

PANORAMA

想象一个全新的未来

—— 记和女权社群活动者的一次对话

采编：鸭梨山大

平安夜下午，非常有幸请到伦敦女权社群的三位伙伴cheesecake，mushroom和蘑菇鱼与《荞荞》做了一次女权活动者的经验分享。三位共同讲述了走上街头参加抗议的契机，也分享了作为中国女权活动者的经验。

对，我们就是夹带私货的

在目睹国内一桩桩令人愤怒心寒的新闻时，我常常在心里想：国内怎么还不造反？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受迫害事件的女性，我这些年其实长期处于一种极度愤怒、焦虑的状态。

在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出来后，我产生了想要走上街头的强烈意愿，开始思考如何联系召集更多人，想象如果一个人站在广场上会引来多少回应。我有过无数想象，但都没有实践出来。在这样的等待中，我迎来了我的临界值。

从10月13号四通桥事件到10月22号之间，我一直在等待一次大型的活动。虽然我很快找到了伦敦抗议活动的群组渴望一起参与线下抗议，但也很快就被里面的氛围劝退了。进入群组后，陆续有人商量线下活动的安排，我提起我们可以询问一下香港人，他们比较有经验。但是很多人给出的反馈是：和香港搅在一起是港独。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大事不妙，于是有了自己做活动的想法。

他们陆续开展的线下活动我们都参与了，但我们不会像听命令式地、等级制地原地等待，我们开始有自己的准备。后来在特拉法加广场，一次可能有200人的活动现场，我们做了一些铁链女的和女权的牌子，有意识地想加入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象，我们想让大家了解和看到中国女性受压迫的现状。从那一次之后，基本上只要我们参加，就都会有这样的女权元素在里面，如果有些男人说这叫夹带私货，是，我们就是夹带私货的。





▲ 摄影：Harvey

我们是抗议活动参与者，也是女权活动组织者

在英国，除了现有的抗议活动群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熟悉且较为信任的女权社群。我们从海报行动开始表达自己的女权诉求。例如在第一批被大家广泛传播的海报中有一张是我做的，海报下方引用了秋瑾《勉女权歌》里的第一句：吾辈爱自由。这句话成为一个小暗号留在海报上，下载海报的人可能会有意无意搜索一下，这也算是一种推广了。

此外，我们并不只想复制四通桥的横幅。四通桥事件发生之后，出现了很多较为传统且存在问题的声音，这是一种男性为主导的民主运动的模式：孤勇者、男性、和自我牺牲。这种模式还会习惯性使用一些男性标杆去鼓励其他人，例如“作为男性，你要站出来，要去推翻这个政权”等等这样男性视角的话语。

所以那次活动我们提前在朋友家制作标语时，我写道：我们不仅要反对国家暴力，同时也要反对家庭暴力。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挖掘，去看到国家暴力与家庭暴力之间的联系，两者同样都是有关父权制压迫的。此外我还想表达的是：我们要在女权的立场上争自由、平等，而不是争以男权为主导的那种“民主自由”。

我们脱胎于女权社群，在女权的框架里面去讨论问题；无论是诉求，还是我们在生产的东西都代表着我们的视角与立场。当天，我们站在那里，都是女性的身影，这就是女权。

对于厌女的口号，我们要自己站出来反驳

在人们面对疫情三年的躁动不安、恐慌犹疑后，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无疑点燃了很多人心中的怒火。11月27日，伦敦大使馆门口出现了伦敦规模最大的中国人抗议集会。在场所有人一起悼念逝者，声援国内上街抗议的学生市民，而活动进行到一半左右，人群中出现了“操你妈”这样的字眼。

那天晚上大家都处于情绪最激动的状态，所以当我听到有人在喊“操你妈”的时候，我起初也没有那样出离愤怒，我只觉得可能浸染在那样的环境太久了，所以有人脱口而出就是那一句话，我本能会去想是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之下也应该骂一点不一样的，“操你爹”是不是也可以。但细想一下，其实每个字对女性都是极不友好的。比如“操”这个字不光是对女性不友好，其背后是在描述一种性关系，暗含的是插入者对被插入者的掌控和贬低。在当晚这么一个群情激愤、怒火很难被压制的环境下，“操你妈”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可能喊出来的人没有想太多，但是这个词语本身就是厌女的，所以作为回应，只要有人喊一句“操你妈”，我们也会相应回一句“操你爹”。

无论是站在我身边的还是一起来的朋友，大家都在问为什么要骂“操你妈”。我开始想要站出来发声制止这样的谩骂。作为女性，我始终不是很喜欢在公共场合做没有准备的发言，所以从我开始出现要发声的想法到我实际去做这之间，我等待了一段时间来观察是否有人站出来制止这件事情，结果等到的是大段大段的男性说教。“我给大家讲一讲西藏新疆……”，好笑

的是，说话的人自己是个汉人，但现场有维人、西藏人，他一个汉人有什么权利在这些群体面前指点江山，为什么不把话筒留给他们？！

在这样的等待中，我再一次体会到我们不能等着别人来帮我们讲话，这是等不来的。当我真的有勇气决定站出来发言制止的时候，我不觉得是我要去，而是在场周围人的反应推着我、让我认为我可能需要站出来说些什么。伦敦的女性留学生群体基数很大，在场女性也很多，我想告诉每一位在场的女性参与者，我们要大胆地把自己女权的诉求要讲出来。

在活动快结束的时候终于轮到了我发言。我没有做准备，带着紧张的情绪跟大家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们需要避免使用"操你妈"——结果我刚说完，下面就又传来了一声。

我们要灵活应对风险，一起行动。人越多，他们越抓不完

当你是从中国大陆走出来的一个女权主义者，仿佛就已经注定你需要不断与这个体制、暴政、言论审查机制做斗争。这些暴力机器对我们的压迫和监视一直存在，并且近几年越发猖狂。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微信聊天，还是使用更加安全的群组进行讨论，都需要不断评估周围环境可能带来的风险。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并且如何和身边的人建立一个更深刻的联结，都是需要去权衡的。

当然，走到线下，被曝光的几率一定越大。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想做行动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就需要不断讨论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说我的号被封了，或者我被找了，或者说我的家人在国内被警察找了。在长期与暴力机器的斗争和讨论中，我们会积累自己的经验，在下一次活动时会对大家做出安全提示，比如说遮挡自己的面部的特征，使用何种交流平台等等，这些都是在不断实践和评估中学习完善的。如果身边有同伴说自己即将回国，或许可以做一些例如转发活动、搜集资料等较边缘的工作。

目睹国内大家的抗议行动，我感觉人越多越安全。越多人站出来发声和反抗，公权力给个体施加的痛苦就可以被分散得更小。不明白电台的一位抗议者嘉宾分享道，由于被捕人数太多，所以监狱都放不下，甚至拘留所也不够，他们只能抓一波放一波，抓一波再放一波。公权力机关的资源一定有限，站出来的人数越多，他们的资源反过来可能就会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就可能只是象征性地威胁和警告一下。

我在这里想引用一下不粉红（@noturlilpink）在四通桥事件中一篇文章里面的一句话：勇气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信任也是在联结和共同行动中成长出来的。对于女权社群来说，我们就是需要不断学习、实践、评估、成长。

现在我们可以作为以中国人为主的女权/酷儿社群一起行动，看到发挥的空间越来越大，非常感动。相较之前参加抗议川普上台的游行，和我并肩的不再是与我肤色不同的人，而是能和自己有着一样文化背景，说着同一种语言的朋友站在一起。随着关注中国女权、酷儿议题的人越来越多，除了线上的分享，文章的输出，组织一场线下活动，甚至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以酷儿和女性为主的集会中，我们开始有一定规模，这都是越来越好的发展。

我们不可能活在随时准备做抗议活动的状态里

无论是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四通桥还是乌鲁木齐大火，这些都是突发性事件，我们作为女权应当从实践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高效回应此类事件，但是对突发事件的回应始终是被动的。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点滴中，我们如何主动行动。我们都无法预测下一次荒谬的、让人愤怒的紧急事件会在何时发生，我们也不可能活在随时准备做抗议活动的状态里。

抗议活动当中能传达的信息非常有限。口号就是它能够承载的信息，甚至可能因为只有标语没有更多的解释，而会造成误解。此外，在应对紧急事件抗议的当下，在场抗议者往往需要处理非常复杂的情绪，比如看到新闻后的愤懑不平、长期高压生活下的抑郁、身边人和自己或者亲人遭受不公待遇的痛苦，或是因为第一次走上街头的紧张顾虑。同时，在这样陌生的环境之下，人与人之间会有很多的不信任，会有各种各样突发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女权社群，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自己的经验守则；我们可以在社群内生产女权知识、总结每一次活动的经验、保存自己的力量同时学会如何支持他人，由此来进行更有持续性的女权主义实践。

总体来说，线下抗议活动和社群日常输出应该是缺一不可相互影响的。在线下活动中，标语可以传递思想，照片画作可以反映现实；日常社群运营则会对这些思想和现实事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像#MeToo运动，还是支持声援铁链女或者唐山打人事件等等，通过我们社群日常的讨论、女权理论的传播，大家可以对于事件、父权制、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

不想重复父权逻辑，我们对未来有一个不一样的想象

今年年末我们开创了属于自己的Instagram账号：weareallchainedwomen。设立这个账号的初衷是，我们在作为行动参与者的时候，常常感到很被动。

此前在活动结束后，我们会给已经被很多人熟知的账号投稿，但是投稿的始终是对方掌握主动权，对方来挑选他们希望展示的东西。有次活动之后，我投稿了一张我们的照片，但是并没有在事后释出的第一轮照片中出现。我有一点不满，于是和他们理论，对方告知我可能会放在第二轮的照片中。

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我们好像不能再看别人的脸色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安排，接受对方选择曝光的角度、记录的视角。所以我们创立了自己的账号，一个女性账号，来记录我们自己的声音和身影，也渴望记录每个活动中的女性。

现在或许是大多数人情绪最低谷的阶段。但就我自己而言，乌鲁木齐大火之后看见抗议活动中这么多女性身影的时候，反而把我从失望的情绪里拉回来了一点。在此之前，我看到的完全占上风的是CCP式的

革命，是一百年前的革命，在那里喊打喊杀，极度暴力。难道现在的我们又要再来一轮吗？难道我们要当一百年前的五四女青年，帮他们摇旗呐喊之后，再一次被利用、被抛弃吗？我觉得过去的我一直陷入这样的循环失望中。

现在我听到很多抗议活动中会有很多女性大喊“争女权”、“女权万岁”，这些话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听到的那一刻我觉得：好，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这一次可能会不一样，可能不会再像仓鼠在设定的轨道中不停转圈，而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未来，我们对未来有一个不同的想象。

我们不会再重复从前暴力革命的模式。如果有人企图要重复，我们也绝对不跟随、不妥协。无论我们是尝试践行没有阶级的社群，或是构建未来的组织模式，我们都不希望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些所谓的革命者，很大程度上依然在重复一套父权等级的东西，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会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是我们最终要选择合作的人。我们会尽力影响更多人，一起拒绝重复父权逻辑。

传承属于我们的女权经验，不让每一代人活在孤独中

大家这些年或多或少都会有孤单的感觉，直到身边出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不是原子化的个体。之前我们可能屈于很多压力没有办法做表达，但现在稳定的社群和持续的分享给人带来希望。无论是写文章，或是线下行动，还是建设社交媒体，其实都是在宣传一种想法：只有女权主义的革命，才可以带来真正的成功和解放、自由和平等。如果没有看到女权主义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话，那我们可能又在走老路，或者说这样的革命之后又会出现另外一个新的CCP。

▲摄影：Harvey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我们是有属于自己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只是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有被传承下来。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很多优秀的女权主义者在尝试不同形式的宣传和抗争，比方说有专注于Lesbian和酷儿群体的《les+》[1]、《酷拉时报》[2]。后来还发现在九十年代就有人做《天空》[3]，这本杂志名字的由来是，当时中央台有个节目叫《半边天》，但杂志的主创人员说我们不要半边天空，我们要整片天空。此外也有同语、北同文化等关注性别身份等议题的公益机构。我们的前辈创作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却没有被流传下来，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就像在《如何压抑女性写作》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每一个女性都是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女性榜样。能被看到的女性榜样有限，可获取的渠道也有限，那么只有当我们努力把这些东西传承下来之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才是不断累加的，而不是每一代人都去重新创造，让每一代人都活在孤独中。■

[1]面向中国拉拉的纸质杂志，于2005年12月发布创刊号。

[2]以酷儿、拉拉视角出发，关心性别议题于社会运动，创立于2013年5月。

[3]由中国最早的女同志组织——北京姐妹小组（1998-2001）推动，于在1998 年 11 月创刊。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缺乏经验而被动，因此需要更努力去找到一个答案

采编：鸭梨山大

抗议活动讲述者：fanfan，坐标英国，小说作者，在乌鲁木齐大火后，参与了11.27位于伦敦大使馆门口的烛光悼念活动，以下是她对当晚经历的讲述。

宅女上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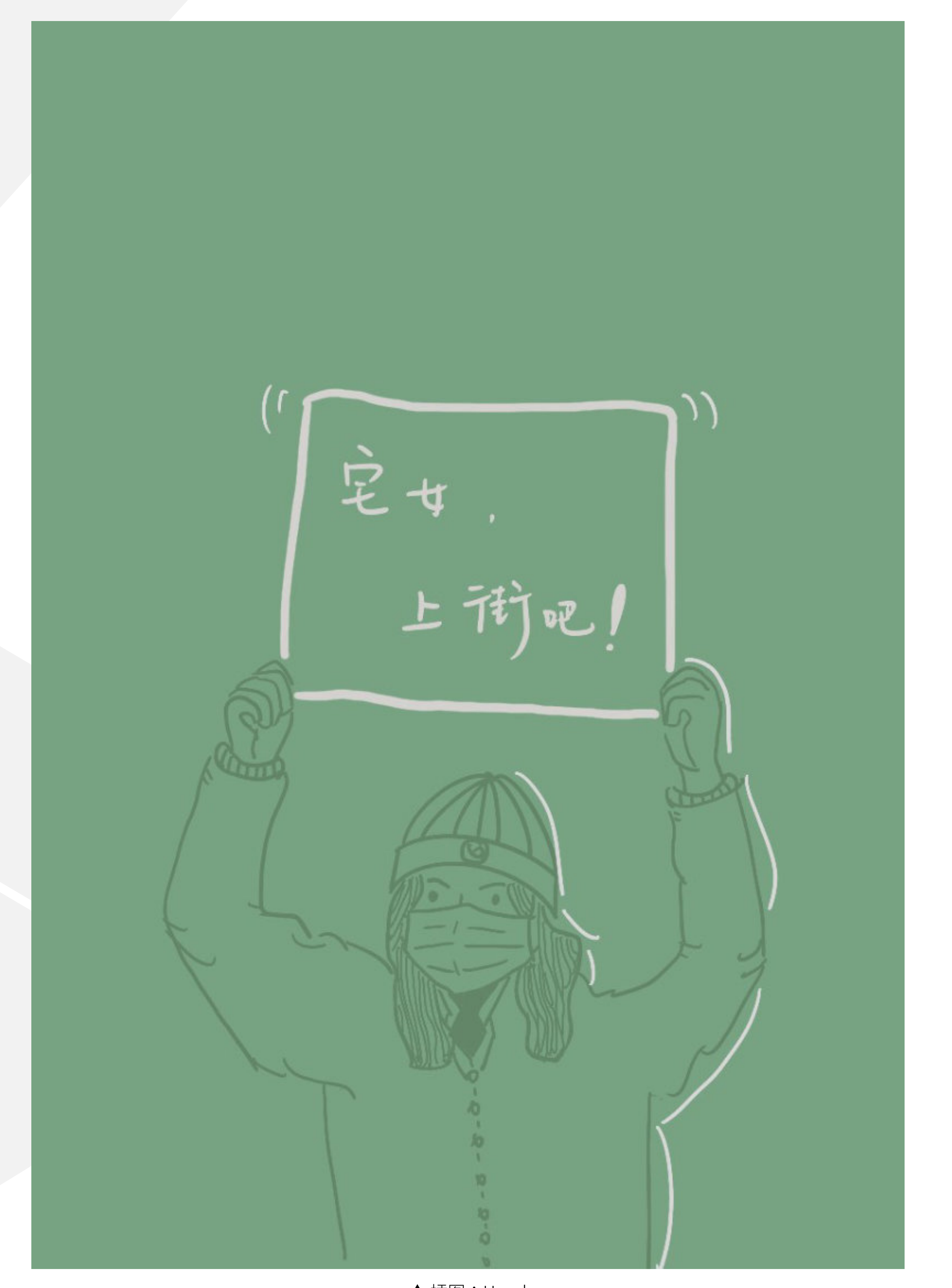
在大使馆门口是我人生第一次走出家门站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了，我举了一个“宅女上街吧”的牌子。

之前在特拉法加广场还有过一次活动，我的朋友去了，但我没去成。当天晚上她就非常兴奋地跟我讲了很多活动现场的情况，当时的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直到我第一次自己去的时候，我瞬间就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感觉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因为从来没有过这个体验：中文里面的这些词汇，竟然可以这么大声被喊出来，我觉得这让人无比震动。在大街上、在一个室外的场所，喊自由和公义，我觉得在大陆是很难想象的，这不可能。

我的愤怒和羞愧没有达到过这个级别

真正开始觉醒和愤怒大概是从修宪那段时间开始，当时的我非常气愤。但在那个环境之下，加上年龄太小，感到愤怒的时候更多会在网络上发声，（修宪）到现在的很多年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乌鲁木齐大火事件确实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甚至升起强烈的羞愧感，这是我之前从未体会过的，换句话说，我的愤怒和羞愧没有达到过这个级别。

这样的羞愧感让我觉得，海外的所有活动都只能算作是一个响应。在国内，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这么一个浦西的地方，她们都站在街上大喊“习近平下台”了，她们能喊出这些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标语，如果我们再不去做一些事情，是不行的，



▲ 插图：Hazel

这个时候必须得做点什么。但是无论做了多少，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和国内上街抗议相比肯定不是一个量级的，这让我很羞愧。包括我会觉得大部分能在国外的人，其实就是中产，生活都算不错的，这样的优越也会让我感到羞愧。而巨大的愤怒更多是来源于压抑，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这么多年忍得太久了，我时常会在心里呐喊：中国人到底还要忍到什么时候？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是一定要站出来的，我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乌鲁木齐大火之后，看到乌鲁木齐的人上街了，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在脑海中设想过很多次民众上街游行抗议诸如此类的场景，但那一刻的震撼是没想到它会“真的”发生这么快。同时在那个瞬间，更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因为发生这一切的地方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个我们熟知的受压迫最多的、被强权高压管制的地方，而在这样的地方，很多事情又是不被允许说的，我们身处外界的人是很难触及这片土地真正的伤痛的，结果在这儿生活着的人们又不得不站出来去反抗，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上街之后他们会面临什么？讽刺的是这场大火好像不太会发生在上海，也不可能发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恰恰只能发生在那儿。

如果有担忧我也一定会上街，百分之百

走上街头去抗议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我没有什么担忧。

如果在上海，我觉得我也不会有担忧，我百分之百会去。我有很多朋友那天晚上都



▲ 照片由受访人提供

在乌鲁木齐中路，也有朋友的朋友被抓走了，现在应该放出来了。

我认识一个有政治案底的朋友，这个身份让他这十几年来有了被专属警察紧密“照顾”的经历，在乌鲁木齐中路群众抗议之后，专属警察告诫他最近要小心，不要乱动。在被专属警察“照顾”的十几年来，这位朋友的母亲，家人都没有受到牵连。还有一个比较荒诞的事情，一个写调侃社会时政小文章的人，在他结婚的时候，国安去他婚宴上摆桌，不请自来。国安说我们自己带酒菜，祝你新婚快乐。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诞的事情了，但是同时是真实的。

和国内相比，伦敦它始终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相对安全，当然外面也有国安，但就算再激进，又会遭遇什么比这些更糟糕的下场呢？我想总归是无法与在国内街头被捕的那些朋友相提并论的。站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喊口号，或许能对上面的人产生打击，但是一旦脱离了大陆的土地，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不值一提了。参与抗议活动对我来说不会有特别“大”的一种感觉，我只是不得不站出来。我和母亲就这些事件有过讨论，家人都挺支持我的，她觉得人如果看了这么多书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却连这样争取公义的事情都做不出来的话，没什么意思。

参加八九学运的前辈跟我说：我们最开始也什么都不知道，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在大使馆门口抗议现场，我几乎没有和谁说话，唯一有交流的是和一名八九年在天安门前参与学运的大爷。大爷最先是上去讲了几句话，旁边便有人介绍他为八九学运的亲历者。发言过后大爷走下来，凑巧站在我身边，他对我说：“我们最开始也什么都不知道，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没有人带着我们，我们就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就这样一步一步，能行。”

他当时的样貌，穿了一件大衣，一双非常普通的鞋子，就这样慢慢走过来，但同时又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么多年岁月留在他身上的痕迹，他的生活在继续。八九学运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应该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但是亲历了这么大事件的上了年纪的人，他都没有悲观，他的话如此轻盈，如此简单：你们就这样一步步做吧，能行。

我当时想象了一下：如果我作为亲历者，我要面临的或许是曾经并肩的人永远消失，自己被迫流亡海外；这些事情过后，即使我不一定陷入“一切都完蛋了”如此消沉的境地，或许我也需要用终生去治愈这些事情给我带来的伤害。或者说在经历完这么大浩劫后，眼看着中国这么多年的沉寂，我会觉得非常辛苦，但是他走下来对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句很轻盈和鼓励的话。

碰撞发言是新思考的起点

当晚陆续上台发言的人很多，有人分享经验，有人讲述自己的觉醒过程，有人表达诉求。很多人自带标签而来，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性少数群体等等，对于我们这么大一个人口基数的国家来说，一定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必然带来分歧、争执甚至肢体冲突。当时现场不断有人上台发言，也出现了一些听起来很“泄气”的话，有人喊“我们首先是爱国的！”，也有人大喊“香港人都系中国人”立马被另外一波人以嘘声回敬。出现与自己意见不相吻合的声音时，表达不满和反对都应该是被允许的，这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谩骂或者打人除外。

不同声音的碰撞或许会带来新的思考。大陆人之前可能很少思考“台独”、“港独”的问题，所以当第一次看见不同的旗帜的时候会本能觉得这是一种错误， 但是为什么面对苏格兰争取独立，英格兰人不会觉得有问题，而在中国，台独港独会面临这么大的斥责？我们好像没有去思考过这是为什么，也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分裂。过去不久的世界杯上，威尔士和英格兰人会互相倒喝彩，这放在中国又会是无法想象的景象。

这样的差异很明显也非常有意思，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西方白人的经验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参与民主选举的经历，也不知道如何获取政党信息。更具体一点，西方人在大学里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后，他们会讨论如何使用正当途径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中国人好像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完全缺乏政治教育，我们不被允许讨论“权利”。这样一种政治生活完全缺席的状态，方方面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生存经验，我觉得对于一个公民来说这很恐怖，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大声喊诉求，重夺话语权

其实在场大多数抗议者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成长，有多少人能有在几千人的场合中拿着话筒大声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大声喊出“我是拉拉”，“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要自由公义”，“我希望这个国家怎么样”等等，说出从未有机会说出来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有意义的。大声喊出诉求后，会有一种重新掌握回自己语言的感觉，这很重要。政府可以发明出“转运”、“清零”这样的词语，而我们的中文里面也保留着“自由”和“公义”，我们应该不停地说下去。

昆德拉说像我们这种小国家的人，各种语言都可以是我们的母语。我现在常有的体会是中国才是一个小国家，这样博大精深又能创造无数美好词汇的语言在疯狂流逝它应有的精华，这不是正常的。像“静默”、“转运”这样的词语，乍一听甚至无法辨别是在说快递还是牲口，这样的词语不能被正当化。此外，中文是一种在造字、造词上有很大的张力的语言，一个英文单词可以通过拉丁语词根组出一个词



▲照片由受访人提供

语，让人理解它的内涵；但是中文简单直观，例如‘社会面清零’这个短语，什么是‘社会’，什么是‘面’，什么是‘清’，每一个字的含义都可以细究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语言，一种在文学上可以创造“美”的语言，结果如今它却被用来创造“疫情”、“静默”、“转运”如此生硬的词语，让人惋惜。

没有想到一睁眼事情就这么大了，但我期待有变化

随着政策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国内的白纸运动好像要告一段落了。到此刻我依然非常激动，如果有任何活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去参与，但同时也会有一种心落下来的感觉，感叹人的渺茫。国内每天都有人上街抗议的那段时间，我的感受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一睁眼事情发展成这样了。面对我们过去所承受的一切，苦难已经发生了，创伤永远留下了，可前方的未来依旧未知。

人还是只有疼在自己身上才会弹起反抗，但是如果疼过去了，人就不反抗了。国内突如其来的开放，对很多人来说，好比是封控的疼就要过去了。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凝聚这么多人站起来——甚至连我的家人都说要上街——还是因为生活太痛苦了，这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本能。我父母的政治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平时不会过多涉猎和思考此类问题，之所以会如此痛苦，首先是长期的封控折磨得叫人无法忍受，其次是经济要完蛋了。所以如果政府给一些甜头，对于很实际的人来说，他们便会失去抗争的主动性。大部分人站上街头的出发点一定不是为了其他人，不会是为维吾尔族人考虑，也不会是为了乌鲁木齐人考虑，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为自己考虑，因为被封太久了。

如果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理论的话来说，我觉得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很强，可能会有火车上让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不存在像德国人一样的公民对社会政治参与的责任。同时，在中国，我们没有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人民被压制。国内学生的八大守则第一条不是诚信、不是善良、不是互助，而是爱国爱党。做人的第一条（守则），可以有很多选项但绝对不会是、也不应该是爱国爱党，这是很滑稽的。

长期缺乏政治教育和缺乏社会参与的环境，导致我们参与抗议活动的时候缺乏经验，但是像香港，他们走了很多年，整理和总结了很多的经验，例如参与活动的前后要拿现金去买车票，从而避免留下实名信息。但是在这次活动中大家也不是很愿意借鉴。所以我们要如何总结属于我们的经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依旧相信会有变化。哪怕习近平有一天不是被我们赶下台，这也是一个变化，我不会把未来看死，更不愿意把中国看死，历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个变化一定会牵动另一个变化，我想看到这个变化，也期待看到这个变化。

总而言之，这次的白纸运动意义非常重大：沉寂太多年之后，我们老中也能上街了。■



摄影：Justin Essah @Unsplash

特约撰稿

"Oath to our friend's blood, we will stay till the end of this way."

"以我们朋友的鲜血起誓，我们将坚守到最后一刻。"

Author: Sara（伊朗）

中文翻译：荧荧

I am Sara, an Iranian girl who hates the Islamic Republic regime of Iran. At first, I wanted to start my story of fighting with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I had taken part in; however, I understood that, like most Iranian girls, I had begun my fight against the regime at a very early age when I resisted wearing the mandatory hijab. My friends and I did not wear hijab unless forced to. I remember once our school principal did not let us take part in class since we did not cover our hair completely. I resisted wearing a hijab when we had guests in our home since it seemed ridiculous.

Gradually when I became an adult, I understood my problem was not only the mandatory hijab; all others rules were not fair too. I talked with my friends a lot, and we all were on the same side. We decided to create a website and started writing about the

我是Sara，一个痛恨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伊朗女孩。先从我第一次反抗说起吧。跟许多伊朗女孩一样，我在很小的年纪抵制强制戴头巾的规定时，便开始与这个政权作斗争了。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和我的朋友是不戴头巾的。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没有把头发完全遮好，校长甚至不让我们进入课堂。我也不肯在客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戴头巾，那太荒唐了。

渐渐长大之后，我明白我要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强制戴头巾，所有的规则也都是不公正的。我跟我的朋友聊了很多，达成了共识。我们决定去建立一个网站，把政权的残暴行为写出来。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歧视性法律，也邀请一些人写出TA们的生命故事，

是什么困扰着TA们。最后，我们的网站出了名——我们也收到了司法声明，被命令删掉网站和相关存档。我们被禁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进行网络活动，但我们随后用一些搞笑的化名创建了一个匿名性的频道。

大概在十年前，伊朗第一次发生了与政权对抗的大型示威。我参加了，但我的父母因害怕被士兵逮捕，表示反对。我最初也感到害怕，但当我看到我并不是站出来的唯一一人、听见其他人们在高声呼喊时，我变得勇敢了些，也愈加大声去呼喊。勇气是会传染的！这些年过去，每一年都发生了反抗政权的许多抗议和示威。我和我的朋友一个不落地参加了。人们会给彼此莫大的帮助，一旦一个人看到警察们，他或她就会大声告知大家。然而，这样一来，警察就会定位到他或她。一旦我们被士兵追赶、在道路上逃跑，人们会让我们躲进他们的家里。有一次，我们中的某个人被逮捕了，她在监狱里待了六个月。最近，我失去了一个亲密朋友。当她在街头墙壁上涂写的时候，士兵当场逮捕了她。直到她死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粗暴踢着她的头。

在我看来，政权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认为：一旦他们抓捕我们、杀了我们或者关闭互联网等等，我们就会害怕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残暴行为将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

最近的运动和之前有许多显著的区别，其中一个便是在本地的伊朗人和

regime's brutal acts. We discussed different discriminate laws after a while and also asked other people to write their life stories and what was bothering them. Eventually, our website became famous. We received a judicial announcement that told us to delete the website and its archive, and we were deprived of virtual activities for three years. Then we decided to create channels anonymously and with funny names.

Around ten years ago, it was the first big demonstration against the regime in Iran. I participated; however, my parents disagreed (they were scared of being arrested by soldiers). I also felt frightened at first, but when I saw that I was not the only person there, other people shouted; I became braver and shouted louder. Courage is contagious!

Since that year, there have been lots of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every year against the regime. My friends and I participated in all of them. People helped each other a lot; whenever one person saw police officers, he/she started to announce to others. However, police officers would see him/her. If we were chased by soldiers and ran away in avenues, people would let us go inside their homes. Once one of us was arrested, and she was in jail for six months. Recently, I lost one of my close friends, who was also an active girl and participated in all the social and civil protests. The soldiers arrested her in the street while she was writing on the wall; they kicked her head brutally till she died.

In my opinion, the biggest fault of the regime is that they think if they arrest us, kill us, or shut down the internet, etc., we will be afraid of them, but we see that all these brutal acts make us stronger.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cent movement and previous ones is the unity among Iranian outside and inside Iran. One of the Islamic regime's tricks was to put these two groups opposing each other. But right now, we understand that we just have one enem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slogan of this new movement in Iran is “Woman-Life-Freedom” . We are fighting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we want to eliminate religion from our constitution since all discrimination in our laws is based on Islam. Our next regime will be secular, although people are free to have their religion. Be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actions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here are lots of sanctions on Iran, and all these effects people’s lives; we are under economic pressure, so we are fighting to have a normal and standard life as well, and finally, we are fighting for freedom, every kind of freedom, freedom of speech, life, body autonomy, etc.

We, as Iranian always been sad about not being heard by the world, but right now, we are so happy that other countries hear our voices; it makes us hopeful. First of all, we appreciate all your support over these last months. Please continue it, spread news of Iran’s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prevent spreading fake news published by the regime, and do not let your governments continue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sign up petitions that we are prepar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It means a lot to us. ■

海外伊朗人的联合。伊斯兰政权的诡计之一就是希望挑拨这两拨人的对立。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拥有一个敌人，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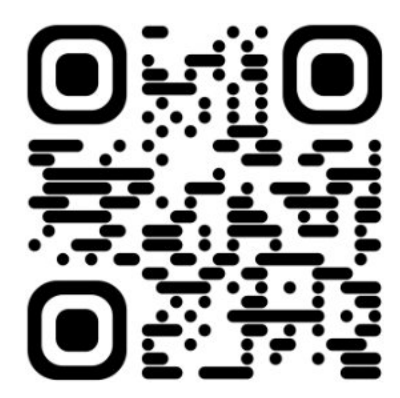
这场发生在伊朗的新运动，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我们为性别平等而战，我们想从我们的宪法中消除宗教影响，因为我们法律中所有的歧视性色彩都是基于伊斯兰教的。我们将会迎来一个世俗性的政权，在此基础上，人们拥有宗教自由。因为现任政府的国际行动，伊朗遭受了许多制裁，这些都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处于经济压力之下，我们也在为拥有正常的、有水准的生活而战。最后，我们为自由而战——每一种形式的自由——言论、生命、身体自主等等。

作为过去不被世界关注的伊朗人，我们时时感到悲哀。但是现在，我们很高兴其他国家听见了我们的声音，这燃起了我们的希望。我们非常感激过去几个月来所有人的支持。请继续传播伊朗运动和革命的消息，不要转发伊朗政府放出的假消息烟雾弹，不要让你们的政府继续和现任伊朗政府的外交关系，请签署我们正在准备的请愿书。

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这之于我们举足轻重。■

附联署网站链接：

G7 Leaders: Expel Iran's Diplomats / Demand that Political Prisoners Be Freed
https://www.change.org/p/g7-leaders-expel-iran-s-diplomats-demand-that-political-prisoners-be-freed



Uyghurs Left in Lurch After Zero-COV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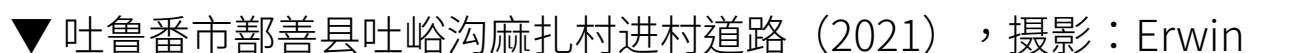
Author：Hollyhock

The oppression of countless Uyghur people in China has been confirmed by many democratic countries. China has not only maintained its denial but has also severely blocked all information about it, in spite of repeated condemnations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wide range of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ir Uyghur neighbours. Mang Mang met a young Uyghur man who protested in

清零政策之后，维吾尔人仍身陷囹圄

中文翻译：桐生

无数维吾尔人在中国受到压迫的事实已得到了许多民主国家的证实，然而中国政府不仅坚决否认，而且不顾欧美国家的一再谴责，严密地封锁了所有的相关信息。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对他们维吾尔邻居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莽莽》采访了一位2022年12月3日在中国驻柏林大



▼ 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麻扎村进村道路（2021），摄影：Erwin



使馆前抗议的维吾尔青年。他向我们透露了参加中国青年抗议活动的原因，以及一些鲜有对汉族人说过的话。

维吾尔男孩（化名）是一位25岁的移民，2021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德国。12月3日，他参加了柏林中国大使馆门前反对极权统治的示威活动，身穿印有白色星月标志的蓝色背心。维吾尔男孩十分谨慎，隐藏了自己的外貌特征，极力避免个人信息的泄露，为此他多次向《莽莽》解释道，为了保护在中国的亲友，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对于最近走上街头的许多中国抗议者来说，被中国政府抓捕的恐惧一直萦绕心头，难以散去。而对维吾尔男孩来说，这种恐惧已然是现实。他说，如果他在公众前实名现身，远在家中的维吾尔家人一定会被捕。而他是在2016年逃离中国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的。一开始，他只是出国留学，但随着新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境内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社区的大型拘禁设施曝光后，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遭到拘禁，他便决定不再回去。

作为华人集会上维吾尔人的代表，维吾尔男孩和他的朋友们手持蓝色旗帜，身穿蓝色背心，平静地加入了中国抗议者的队伍。他们举着许多海报，上面列有因极端疫情封控下葬身火海的乌鲁木齐受害者以及

fron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rlin on December 3, 2022. He tells Mang Mang the reason for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youth protest in recent months, as well as some words he had rarely spoken to Han Chinese.

Uyghur Boy (a pseudonym) is a 25-year-old immigrant who has been living in Germany since 2021. Wearing a blue vest with a star and moon pattern, the symbol for "East Turkistan", Mang Mang（莽莽）met him at a rally against China's authoritarian rule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rlin on December 3, 2022. Extremely cautious about protecting his identity and hiding his appearance, he repeatedly explains that he has to do so for the sake of his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China.

For Chinese protesters who have been on the streets recently, the pos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going after them is a concern. But for Uyghur Boy, it is no longer only a matter of worry. He claims that his Uyghur relatives at home will be arrested if he reveals his identity. Uyghur Boy learned this only after fleeing China in 2016. First, he went abroad to study and then, after the journalists exposed large confinement facilities holding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 communities in China's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Xinjiang)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yghurs in detention, he decided not to return.

As representatives of Uyghur protesters, carrying a blue flag and wearing blue vests, Uyghur Boy and his friends quietly joined the Chinese protesters at the rally. They held eye-catching and extremely saddening posters with the images of the Uyghur victims who died in the Ürümqi fire during the strict COVID-lockdown in Xinjiang and of suspected missing Uyghurs in China. Now, nearly two month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e, and although the massive COVID-lockdown is over, the freedom of the Uyghurs remains like a distant dream. The story of their suffering under Chinese rule was once again removed from the public's eye before it could be widely brought to mainstream Chinese attention.

Zero-COVID Tragedy Awakens Covered Plights

In early December 2022, China abruptly lifted all major zero-COVID measures without preparing medical resources and any effective preventive practices, such as ensuring vaccine effectiveness and vaccination rates. For now, many Chinese were caught up in the panic of losing the lives of their loved ones while regaining freedom after three years of harsh lockdowns.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lift lockdowns was supposedly sparked by protests across China. Following the deaths of Uyghur people in an apartment fire in Ürümqi on November 24, 2022, the capital of Xinjiang, various forms of protest against the zero-COVID policy erupted in Chinese cities. Many believe that the victims could have escaped the tragedy if there had not been a total lockdown of their building, including welded doors, for over three months. Since then, more than a few dozen protesters in China have reportedly been arrested or disappeared.

In this wave of condemn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many overseas Chinese also demonstrated their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at home. By October 2022, following Peng Lifa (彭立发), a protester in Beijing against one-party dictatorship and the Zero-COVID policy, actions by Chinese youth in solidarity with Peng Lifa, and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其他疑似被迫害失踪的维吾尔人照片，悲痛彻骨。如今，据乌鲁木齐大火已过去了近两个月，尽管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但维吾尔人的自由仍处于迷雾之中。他们在极权统治下所受到的苦难和不公，还未能成为中国的公共话题，就又一次从公众视野之中消失。

清零政策揭示被掩盖的苦难

2022年12月初，中国突然解除了所有的动态清零措施，然而医疗资源和预防措施严重缺乏，疫苗的有效性和接种率亦无法确保。在放开后的两个月里，一边是对因病毒失去亲人挚爱的恐慌，一边是在长达三年的严苛封控后重获自由，许多中国人都夹在两者交织的复杂情绪中。

政府取消动态清零看似由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引发。2022年11月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栋公寓发生火灾，造成了许多伤亡，各种形式的反清零抗议活动席卷了中国的一些城市。许多人相信，那些葬身火海的维吾尔人本有可能逃生，然而长达三个月的清零封城让人们无法逃离，在一些地区，一些居民的家门甚至被直接焊死。同时，据媒体报道，自抗议以来，已经有几十名参与者被捕或失踪。



▲ Uyghur protesters at the A4 Revolution rally on December 3, 2022, Berlin

在这一波谴责政府政策的浪潮中，许多海外华人也以行动表达了对家乡人民的声援。2022年10月，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打出了反对一党专政和清零政策的横幅。该行动牵动了海外中国青年声援彭立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一系列活动，并在欧美多国蔓延。而乌鲁木齐火灾之后，他们更响应国内的抗议者，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即“白纸革命”。抗议者们高举着一张空空如也的白色A4纸，以表达他们对中国政府严格的言论审查和专制统治不言而喻的反抗。

在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前，维吾尔男孩从未对新疆问题公开表态。他知道，如果他透露任何有关维吾尔人在中国的遭遇，他的家人将面临

speech, had begun to spread in several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mmediately after the Ürümqi fire, they echoed the protests in China by starting a new movement, the “A4 Revolution”. The protesters hold aloft a blank A4 sheet of paper to express their unspoken but conspicuous opposi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trict censorship and authoritarian rule.

Before the lethal fire in Ürümqi, Uyghur Boy had never taken a public stance on the issues in Xinjiang. Knowing that his family members could be arrested at any time if he reveals anything about their sufferings back in China, he chose to remain silent, expecting to see them again one day. However, three years of their gruelling confinement in China changed his mind. “Many Uyghurs still hoped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before 2016, but gradually, especially after the COVID outbreak, we are see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strong-arm

tactics will only get stronger... for us to go home freely is impossible!” Uyghur Boy laments that he has realised that expecting China to change on its own is an illusion, “this is what leads us to speak out about our suffering, simply sitting back and waiting does not change anything.”

“East Turkestan Is My Hometown”

“Personally, I am against the word “Xinjiang” (literally means the new frontier in Chinese) because it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so much suffering that has plagued our nation, so we call it “East Turkestan”,” Uyghur Boy explains to Mang Mang that the blue flag with star and moon represent the Islamic belief of Uyghurs and the “blue land” of Turkic people.

According t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Uyghur language is part of the Turkic group of Altaic languages. Uyghurs are considered among the oldest Turkic-speaking people of Central Asia, with an estimated 10 million in China and at least 300,000 people in total in Uzbekistan, Kazakhstan and Kyrgyzstan[1]. Situated at the crossroads of Europe and “Far East”, after centuries of repeated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Uyghurs as a whole seem to have lost their political power in Central Asia for a long time.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perpetual propagation of the idea of a distinguished ethnic identity as the “Chinese nation” (中华民族) dominates China. With the exception of Han Chinese, who are the majority in China (The 2021 Chinese official census data shows that Han people is more than 1,2 billion, accounting for 91.11% of the entire population[2]), Uyghurs, and the other 54 ethnic

牢狱之灾，所以长期以来他选择保持沉默，期望有一天能再次见到家人。然而，长达三年严苛的动态清零政策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在2016年之前，许多维吾尔人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然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们逐渐明白，政府的强硬手段只会愈演愈烈……自由地回家根本不可能！”维吾尔男孩感叹道，期望中国自行改变只是一种幻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出那些苦难遭遇的原因，坐以待毙无法带来任何改变。”

“东突厥斯坦是我的故乡”

“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新疆”（中文解释为“新的疆域”）这个词，因为维吾尔人许多的苦难都与它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称它‘东突厥斯坦’。” 维吾尔族男孩向《莽莽》解释，带有星星和月亮的蓝色旗帜代表了维吾尔族的伊斯兰信仰和突厥民族的“蓝色土地”。

据《大英百科全书》，维吾尔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一部分。维吾尔人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突厥语系民族之一，在中国估计有1000万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总共至少有30万[1]。地处欧洲和“远东”的十字路口，历经了几个世纪反复的分裂和融合，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失去了政治权力。

20世纪初以来，“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就在中国被不断灌输，且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在中国占多数的汉族（根据2021年中国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超过12亿，占总人口的91.11%[2]），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54个民族（中国官方提供的数字），几乎完全被当作异质文化符号，以凸显“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自从中国共产党（CCP）建政以来，政府在新疆一直奉行明确的同化政策，如强制使用汉语普通话，并严格审查宗教活动。在民族团结与和平共处的名义下，这些强制性的政策实际上埋没了各民族生活和

groups in China (as numerically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used almost exclusively as exotic cultural symbols to boost the conceit of the Chinese nation's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Ever si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ok power,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pursuing a clear policy of assimilation in everyday life in Xinjiang, such as the mandatory use of Mandarin and strict censorship of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he name of unity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se coercive policies actually withdraw the best of each ethnic group's life and culture,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genuine pluralism.

Before participating in the anti-authoritarian protests in December 2022, Uyghur Boy did not have friends of Han Chinese. “I have

▼ 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麻扎村清真寺附近（2021），摄影：Erwin



never talked to a Han Chinese about our situation as Uyghurs before, because many of them don't believe us and say we are liars,” Uyghur Boy continues, but “A4 revolution” makes this new connection possible, “Seeing the protests worldwide after the Ürümqi fire, I realise that there are Han Chines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I remember.”

文化的精髓，与真正的多元化背道而驰。

在参加11月以来的反暴政抗议活动之前，维吾尔男孩并没有汉族朋友。“我以前从来没和汉人谈过维吾尔人的情况，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说我们是骗子。”维吾尔男孩继续道，但“白纸革命”使这种新的联系成为可能，“看到乌鲁木齐火灾后全世界的抗议活动，我意识到有些汉人与我记忆中的那些不一样。”

From Subtle Assimilation to Brutal Crackdowns

“Since the 1950s,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sent many uneducated and ignorant people to Xinjiang who have zero respect for our culture and beliefs,” a sudden burst of anger erupts in the Uyghur Boy's voice, “I remember when I was growing up, many Han Chinese would even mock us with extremely insulting remarks, such as, “Do you not eat pork because your ancestors were pigs?”

The era to which Uyghur Boy refers is the time of the military and reclamation movement in 1954. The Chinese word “Bingtuan” (兵团) is an abbreviation for the movement, which was formally known as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XPCC). The purpose of this state-owned corps was purported to focus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arid and barren lands of Xinjiang.[3] Reports and analyses in recent years indicate the movement as a colonial-like move, and Uyghur Boy condemns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uslims in China that he assumes began at that time.

As a child, Uyghur Boy attended a bilingual Uyghur-Chinese school. “In the past, the Communist Party used a welcoming attitude toward ethnic groups China-wide in order to win our trust,” he remarks that in his grandfa-

从细微的同化到残酷镇压

“自1950年代起，中共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输送了许多未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和信仰的尊重为零。”维吾尔男孩的声音突然变得尤为愤怒，“许多汉族人甚至会用极其侮辱性的话来嘲笑我们，比如，“你们不吃猪肉是因为你们的祖先是猪吗？”

维吾尔男孩提及的时代是1954年的军垦运动，中文的“兵团”是这一运动的简称。其正式名称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兵团完全国有化，宣传为了在新疆的贫瘠土地上发展农业。[3]近年来的报告和分析指出，这场运动是类似殖民主义的行为，而维吾尔男孩也谴责说，在他看来，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小时候，维吾尔男孩在一所维汉双

高墙内外，野蛮生长—插画：王春兰

语学校上学。“过去，共产党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对各个民族采取了逢迎态度。”他提道，在他祖父的时代，似乎并没有广泛的文化清洗运动，但一切都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维吾尔族儿童每周五（伊斯兰教礼拜日）都必须单独学习共产主义课程，并被迫在斋月期间吃喝，而（根据习俗）此时他们应该禁食。到2010年左右，也就是维吾尔男孩小学毕业的时候，新疆的所有双语教学都已消失。时间来到2017年，当维吾尔男孩在土耳其暂居时，以（可能受到）审查为由，越来越多留在中国的朋友和他断绝了关系。

在谈到如今汉人对维吾尔人的态度时，维吾尔男孩指出：“我不得不说，许多汉人听不进我们的话，你看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对维吾尔人的评论就知道了……他们甚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我们对新疆拘禁营的指控是捏造的，是为了在国外获得政治庇护。”过去在中国被无视和歧视的经历让他感到汉人难以沟通和信任。

据维吾尔男孩称，2016年以来，中共统治下的维吾尔人的生活每况愈下。他描述了这个时期在新疆时目睹的情况：一名汉族男子在加油站与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发生争执，两分钟后，一辆警车驶来，警察甚至都没有询问发生了什么，就直接逮捕了这名维吾尔族男子。

ther's day there did not seem to be a widespread cultural cleansing campaign, but everything changed subtly. In his school days, Uyghur children were given separate communist study sessions every Friday (the day of Islamic worship) and were forced to eat and drink during the month of Ramadan, when they should be practicing fasting. By the time Uyghur Boy graduat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around 2010, all bilingual instructions in Xinjiang had disappeared. After 2017, when the Uyghur Boy settled in Turkey, more and more of his hometown friends still in China cut off relations with him for reasons of censorship.

When referring to the attitude of the Han Chinese towards Uyghurs today, Uyghur Boy notes: “I have to say that many Han Chinese do not listen to us. You can check their comments on the Internet about Uyghur people, and you will see... They even claim without proof that our accusations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he internment camps in Xinjiang were fabricated to obtain political asylum abroad.” Past experiences of neglect and discrimination in China made him find Han Chinese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and trust.

According to Uyghur Boy, life for Uyghurs under CCP rule has begun to deteriorate since 2016. Uyghur Boy describes a situation he witnessed the last time he was in Xinjiang around that time. A Han Chinese man started an argument with a Uyghur man at a petrol station and two minutes later, a police car came and arrested the Uyghur man without even asking what was going on.

This was the time when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to make mass random arrests of Uyghur and other Muslim communities. “I didn't even realise what the government was trying to do to us. It was only after I left China around 2016, and after I learned about the internment camps, that 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Uyghur Boy thinks that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in schools and other public spaces that seemed at the time less crucial were specifically aimed at Uyghurs and that they were by no means innocent or insignificant.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Xinjiang seems to have foreshadowed the subsequent mass persecution. As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outlet “Uyghur Times” claim, China’s acts against the Uyghurs have amounted to genocide[4].

Evidence of Detention and Torture — The Xinjiang Police Files[5]

Since 2016, when China began implem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ti-Terrorism Law, there have been recurring reports of discriminatory measures against the Muslim population and their illegal detention. On November 16, 2019, the “Xinjiang Police Files” was released to the public by The New York Times[6]. This series of confidential documents claimed to be from internal Chinese government sources, is the most detailed visual archive of violent detentions of Uyghur and other non-Han civilians in Xinjiang known to exist. In total, the archiv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internal Communist Party speech directives, more than 2,800 photographs of detainees and public security interrogations, 300,000 individual records, and more than 23,000 detention records and rosters.

In spite of such a huge amount of evidence,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categorically said it was a clumsy way for The

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社群进行大规模的随机抓捕，据称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我以前甚至不明白政府要对我们做什么，直到2016年左右我离开中国，了解到拘禁营的情况后才知道真相。”维吾尔男孩认为，之前在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许多（民族同化）措施，虽然在当时看来似乎并无大碍，但（现在看来）是专门针对维族人的，绝非无关紧要。

新疆穆斯林社群经历的 “特殊”待遇似乎预示了后来的大规模迫害。美国政府和独立“维吾尔时报”甚至宣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4]。

拘禁和酷刑的铁证——新疆公安文件[5]

自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来，不断出现对穆斯林人群采取歧视性措施和非法拘留的报道。2019年11月16日， “新疆公安文件”被《纽约时报》公之于众。这一系列机密文件据称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内部资料，是目前已知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族平民被暴力拘留的最详细、最直观的档案[6]。档案中包括了十几份共产党的内部讲话指示，2800多张被拘留者和公安审讯的照片，30万份个人记录，以及23000多份拘留记录和名册。

尽管有如此大量的证据，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仍断言，这是《纽约时报》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段，发言人耿爽称：“《纽约时报》不仅对上述事实闭目塞听 (这里指：中国政府声称，1990年至2016年底，新疆发生了数千起暴力恐怖事件），甚至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法炒作所谓“内部文件”，诬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努力，其居心何在[7]？”

根据NGO人权观察2022年9月的一份报告，从2017年到2022年初，在新疆的残酷镇压中被判刑和监禁的人数达到50万，这一数据来自新疆地方政府。而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实际数字很可能要高得多[8]。

在“新疆公安文件”曝光三年后，德国、美国、英国、瑞士、乌克兰和土耳其等50个国家于2022年10月31日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共同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在经过14家国际媒体，包括《明镜周刊》和《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证实“新疆公安文件”的真实性后，这份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涉嫌针对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新疆少数民族实施任意拘留、酷刑、性侵和强制绝育等反人类罪行。[9]

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有许多维吾尔人被失踪或受到严密监视。包括维吾尔男孩在内的许多受害者家属说，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威胁和迫害，许多人只能选择不向公众揭露

New York Times to take things out of context, Mr. Geng, the spokesman says: “The New York Times has not only closed its eyes and ears to the above facts (This refer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thousands of violent terrorist incidents occurred in Xinjiang between 1990 and the end of 2016) but even used the clumsy tactic of taking the so-called internal documents out of context to smear China's anti-terrorism and de-extremism efforts in Xinjiang[7].”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September 2022 by Human Rights Watch, the number of people sentenced and imprisoned in Xinjiang's brutal crackdown from 2017 until early 2022 reached half a million, as stated by its own local authorities. Though the actual number is suspected to be much higher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s Watch[8].

Three years after the exposure of the “Xinjiang Police Files”, on October 31, 2022, fifty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Switzerland, Ukraine and Turkey, signed a joint statement expressing their concern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Xinjiang. After 14 international media, including Das Spiegel and Bayerischer Rundfunk, confirm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Xinjiang Police files”, the statement indicates tha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such as discriminatory and arbitrary detention, torture, sexual crimes, and forced sterilisation were suspected to have been committed against ethnic groups such as Uyghurs and Kazakhs in Xinjiang.[9]

To date, however, many Uyghurs in China are still claimed to be missing or under harsh surveillance. The assess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Xinjiang by the UN Human Rights Office on August 31, 2022,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evidence that, after the large-scale concentrated “internment camps” for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Uyghurs, and ser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took place at least between 2017 and 2019.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d tendency to extend detention periods in the name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extremism” in Xinjiang, as the OHCHR assessment report states[10].

Where Is Hope?

Historical and recent Chinese demographic data seem to show the “achievement” of Sinicization of Xinjiang (Sinicization refers to the inevitable assimilation of non-Han people into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ized power in China in 1949, Han Chinese made up only 3% of Xinjiang’s population[11]. By 2020, that number had changed drastically, with China's official figures showing a total population of 25,852,300 in the region, of which 10,920,100, or 42.24%, were Han Chinese, while Uyghurs accounted for 11,624,300, or 44.96%,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for 3,307,900, 12.79%[12].

Yet, there are man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ose in China, who refuse to believe reports of Uyghur persecution and their testimonies, even though many photos and leaked documents from the “Xinjiang Police Files”, have been jointly proven true by multiple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 outlets.[13] On the one hand, for those who have never been marginalised or punished for their ethnicity, it appears hard to comprehend that for example, that merely using WhatsApp or a VPN, as some Uyghurs do, can lead directly to imprisonment in so-called “vocational education camp”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internment camp given by the Chinese govern-

自己的困境。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于2022年8月31日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里也称，现有的证据表明，至少在2017至2019年期间，存在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集中拘留营以及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该报告还指出，以“反恐”和“反极端主义”为名，政府延长拘留时长的趋势愈发明显[10]。

希望何在？

中国人口的历史和当前的数据变化似乎显示了新疆汉化政策的“成效”。根据NGO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数据，1949年中共建政时，汉族只占该地区人口的3%[11]，然而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新疆总人口为2585.23万人，其中汉族为1092.01万人，占比42.24%，维族为1162.43万人，占比44.96%，其他少数民族为330.79万人，占比12.79%[12]。

然而，仍然有许多汉人，尤其是在中国的汉人拒绝相信维吾尔人受到迫害的报道与证词。虽然“新疆公安档案”中的照片和泄露文件已被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共同证实，[13]但一方面，由于从未因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受到边缘化或迫害，对这些汉人来说似乎很难理解到，譬如，维族人仅仅是使用WhatsApp和VPN，就可能直接被关进所谓的“教培中心”（中共政府对拘禁营的官方称呼），更不必说在拘役期间遭受的

暴力和酷刑。

另一方面，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尤其是在新疆的恐怖管控，多年来一直在蒙蔽中国人民的眼睛，从而掩盖当局犯下的人权罪行。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任何批评、讽刺和质疑国家叙事的声音都可以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删除。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乌鲁木齐火灾及其引发的反响对维吾尔人来说如此重要。

在2022年12月国际人权日的集会上，一队中国抗议者高呼“让新疆自由”和“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对维吾尔男孩和其他维吾尔抗议者来说，在乌鲁木齐大火带来

ment). Not to mention the violence and torture Uyghurs are reportedly subjected to in de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strict censorship, particularly the terror controls in Xinjiang, has been pulling the wool over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for years to cover up human rights abuses committed by the authorities. Any voice on social media that criticises, satirises and questions the state's narrative can be removed in just a few minutes. This might explain why the fire in Ürümqi and the ensuing reaction were so important to the Uyghurs.

At a rally on Human Rights Day on December 10, 2022, a group of Chinese protesters of “A4 Revolution” chanted “Free Xinjiang” and “Stand with Uyghurs”. For Uyghur Boy and

▼ A Boy with his father on Human Rights Day on December 10, 2022, Berlin



other Uyghur protesters, although the Ürümqi fire was extremely saddening, it did awaken some Chinese people to face up to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Uyghur Boy eagerly goes on to express, “I understood that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speak out about the crim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ell more people what is happening to us Uyghurs in China, why we are so frustrated with the CCP, and why we want to be independent!”

Uyghur Boy tells Mang Mang: “When Chinese stood up agains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showed respect for us, I noticed that some young Chinese don't seem to exclude other ethnicities anymore, and that changed my perspective a lot... so after seeing supporters of the “A4 Revolution” on social media, I immediately followed some of the protesters and got in touch with them.”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onstantly steering public opinion and increasing censorship.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ment camps in Xinjiang, for example, has been justified by the government as a way to prevent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rhetoric that can easily lead the public to associate Uyghur identity with terrorism and state subversion.

“I hope Han Chinese will not blindly label us as terrorists and violent separatists and ignore the truth about our sufferings and internment camps in East Turkestan, just because they see our flag and our demand for independence...,” Uyghur Boy’s voice cracks slightly, “after decades of oppression and forced assimilation, we Uyghurs are painfully aware that we only have each other...”

Countering the CCP’s propaganda that reinforces prejudice and misconceptions be-

悲伤之余，一些中国人的确因此而觉醒，并正视维吾尔人在新疆的遭遇。他继而恳切地说：“我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借此说出中国政府的罪行，并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维吾尔人在中国遭受了什么，为何我们对中共如此不满，为何我们渴望独立！”

维吾尔族男孩告诉《莽莽》：“当中国人站起来反对共产党政府并表现出对我们的尊重时，我发现一些中国青年似乎不再排斥其他民族了，这使我改观很多……所以在社交网络上看到“白纸革命”的支持者后，我立刻关注了一些抗议者并和他们取得了联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一直不断引导公众舆论，同时加强审查制度。他们将在新疆建立的拘留机构冠以防止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之名，这一做法极易使公众对维吾尔人的身份产生负面联想，且把他们与恐怖主义和颠覆国家等概念联系起来。

“我希望汉人不要因为看到我们的旗帜和独立诉求，就盲目地给我们贴上暴恐分裂分子的标签，无视我们在东突厥斯坦遭受的苦难和拘禁营的真相……”，维吾尔族男孩的声音微微颤抖，“经过几十年的压迫和强制同化，我们维吾尔人痛苦地意识到，我们只有彼此……”

中共的宣传强化了维族和汉族之间

的偏见与误解，对抗这种宣传已经变得异常困难。消除偏见要求社群之间达成相互沟通的共识，并准备好进行彻底的自我反省和批评。这绝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维吾尔男孩也承认，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相信，并非所有汉人都是对他们歧视的。他也补充说，“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中国政府误导的结果，因为它对各民族采取所谓“分而治之”的政策。但事实是，中国政府一直允许无知的汉人去支配维吾尔人，同时将我们妖魔化，从而造成了今天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仇恨。”

尽管如此，维吾尔男孩说，他仍然希望这种毫无根据、被操纵的民族主义仇恨，有朝一日能够被化解。他告诉《莽莽》，他同意一些抗议者所说的“只有中国自由了，维吾尔族人才会自由”的观点。最后他稍显激动地说：“我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理解并认识我们，与我们对话。他们会知道，维吾尔人是热爱和平的人。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歧视、压迫和戕害，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于维吾尔人来说，无论他们目前的声音有多小，妥协和遗忘是永远不可能的。中国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迫害似乎也并未结束。在中共不断否认所有指控的现实下，许多受害者的下落很难被调查到，而涉嫌犯下罪行的中国当局

tween Uyghurs and Han Chinese is difficult. It requires mu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ies and readiness for thorough self-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which is by no means an easy process. Uyghur Boy also admits that it took him quite a long time to believe that not all Han Chinese are horrible to them. He adds: “most of the problems between Uyghurs and Han Chinese are the result of misguidanc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it adopts a so-called “divide and rule” policy over its population. But the truth is, it has been allowing ignorant Han Chinese to dominate Uyghurs while demonising us, thus creating the hatred between the ethnicities in China today.”

Nevertheless, Uyghur Boy says that he still hopes the virtually groundless and manipulated nationalist ignorance and hatred will one day be dissolved.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Uyghur Boy tells Mang Mang that he agrees with some protesters that only when China is free will Uyghur people be free, and he emotionally emphasises: “I hope more Chinese can understand and come to know us and talk to us. They will know that we are peace-loving people, and it was long discrimination, o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made us realise that we had to take our lives into our own hands!”

Compromise and oblivion will never be an option for Uyghurs, no matter how small their voice may presently sound. China’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the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 groups do not seem to be ending. As CCP keeps denying all the allegations, there are few avenues to investigate the whereabouts of the victim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uspected of committing the crimes have not yet faced any legal consequences.

The path to freedom for Uyghur people may still be lonely and rocky. When their vast homeland of more than 1.6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has been turned into a priso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get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is a difficult one. Sadly, however, as seen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tory, for whatever reason, most people are accustomed to shutting their eyes to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relishes. ■

也仍未面临任何法律后果。

维吾尔族人的自由之路或许依旧孤独而坎坷。当他们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家园被变成监狱，如何逃离这种困境是一个极为艰难的问题。然而可悲的是，正如历史上能多次看到的那样，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大多数人都习惯于对他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而这正是一个专制政权乐于看到的。■

▼ A Girl on Human Rights Day on December 10, 2022, Berlin



Endnotes

[1]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Uyghur

[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05.11.202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3]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Safeguarding or Endangering Security? 15.Oct 2018 https://www.duihuahrjournal.org/2018/10/xinjiang-production-and-construction.html

[4] China's Oppression of Muslims in Xinjiang, Explained 27.July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20/world/asia/china-genocide-uighurs-explained.html

[5] https://www.xinjiangpolicefiles.org/

[6] 'Absolutely No Mercy': Leaked Files Expose How China Organised Mass Detentions of Muslims 16. Nov 2019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11/16/world/asia/china-xinjiang-documents.html

[7] 18.11.2019 2019年11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mz.china-embassy.gov.cn/chn/fyrth/201911/t20191118_6651102.htm

[8] China: Xinjiang Official Figures Reveal Higher Prisoner Count: Half-Million Prosecuted, Imprisoned During Crackdown 14. Sep 2022 https://www.hrw.org/news/2022/09/14/china-xinjiang-official-figures-reveal-higher-prisoner-count

[9] 31.10.2022 Joint Statement on Behalf of 50 countri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ird Committee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Xinjiang, China https://usun.usmission.gov/joint-statement-on-behalf-of-50-countries-in-the-un-general-assembly-third-committee-on-the-human-rights-situation-in-xinjiang-china/

[10] 31.08.2022 OHCHR Assessment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in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country-reports/ohchr-assessment-human-rights-concerns-xinjiang-uyghur-autonomous-region

[11] The Bingtuan: China's Paramilitary Colonizing Force in East Turkestan 04.2018 https://docs.uhrp.org/pdf/bingtuan.pdf P7

[12] 新疆的人口发展 26.09.2020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26/content_5639380.htm

[13] 24.05.2022 Spiegel International: Data Leak Provides a Look into China's Brutal Camp System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indow-into-a-police-state-data-leak-provides-a-look-into-china-s-brutal-camp-system-a-b81a6538-369d-4511-ac94-9b11c28a1f5a

▼ A Poster on Human Rights Day on December 10, 2022, Berlin



Round Table

海外抗议，星火燎原

——《莽莽》首期圆桌会谈

自今年十月以来，中国大陆之外出现了诸多线下抗议和纪念活动。本问卷是为了收集在这段时间里海外行动者的经验、感想和心声，从每个个体出发，共同呈现一幅海外抗议的图景。对于收集的结果，我们在此精选部分内容进行呈现。

问卷设计：茕茕、桐生、霍夫班 ｜ 整理：泡桐

Q1：这是您第一次参与线下行动吗？是什么促使您参与到近期的行动中？

@塔克拉玛干（加拿大）：是的。乌鲁木齐大火，我是新疆人。

@桨不臣（德国）：今年发生四通桥事件以来是我人生第一回参与线下行动。前者是直接原因。

@丁毅（美国）：不是。国内抗争者的勇气激励了我。

@Camila Ribeiro Rocha（德国）：這是我的第一次線下行動。促使我參與的原因：身邊認識的中國人，除了小粉紅，就是那些已經覺得中共有問題但是不應該反抗的。他們有種種藉口，比如說怕連累到家人，還有說要「看破不說破」，等抓住時機，中共「內鬥」的時候再站出來。真正至少意識到應該有人站出來抗爭的（即使自己不去抗爭）不足五個。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如果沒有人站出來抗爭，中共會繼續為所欲為，這個社會也會繼續不吸取教訓：李文亮絕不會是最後一個，烏魯木齊被燒死的居民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這樣的中國真的令人絕望。

@小草（美国）：不是第一次，以前在国内上过街，但是是出国之后第一次。我觉得既然国内的群众都勇敢的上街了，我们在海外风险低很多，自然更需要去参与抗议声援国内。

@山林道（德国）：並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六個月前參加了六四集會。參加活動最重要的原因，其實也不複雜：作為一個人，一個有幸能夠在自由世界裡生活的逃兵，相比仍在中國大陸受苦受難的人來說已經是一種 privilege 。 作為擁有這種 privilege 的人，我堅持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無權無勢的人，你要替他/她發聲；有權有勢的人，你要挫挫他/她銳氣」。

@火光（美国）：是的。我国内的好朋友和我说，他们（和他们在国内的朋友）生活的非常糟糕，精神和生理压力都越来越大。再加上乌鲁木齐的火灾让我觉得，我每一个认识的在中国大陆的人都处在危险中，所以我决定做些什么。

Q2：您在参与线下抗议/纪念活动/海报运动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是什么令您产生了这种心情？

@Taste of tears（加拿大）：去之前内心蛮激动的，因为跟朋友一起所以心情还比较昂扬。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似乎比我自己想象中要平静，我以为自己会痛哭，但其实没有，只是我们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声音发抖。在现场看到了很多熟人朋友，心里也感到很振奋，很感动。

@麦同学（加拿大）：我觉得我参加这些运动的时候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的政治诉求一直都不被看到，我也在构建“反贼 community”前没有找到能够跟我聊这些方面的人，我一直不肯在公开场合表态我的政治观念。这件事情真的很像我的酷儿身份认同，所以我也觉得这次是一种“政治出柜”吧。通过表达，我感觉我可以



▲ 2022年12月3日，德国华人在柏林大使馆前竖中指抗议

empower myself 了。同时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让ta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

另外还是有时刻不在的恐惧心情吧，因为这个政权极其不透明，而我做的事情如果被小人知道，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我毕竟没有完全“润”出去，并且也有回国的想法，因此还是很怕遇到最坏的情况。

@蘿妲（德国）：以前想到比如在大使館門口抗議，覺得是很危險的行為，會影響到家人的生活還可能會被網暴等等。這次去了幾場活動反而這種擔心減少了很多，因為很多人都站了出來，也意識到我不是孤立無援的，大家的力量很強大。

@sheep rug（德国）：其实大部分的心情是很坦然的，在一些特定行动的时候，比如喊口号的当下，愤怒悲恸是有被强化的，但是在做的同时，尤其是那么多人一起，也有在被安慰到。可能和参加非中国相关活动不一样的一点在于，其他活动的情绪可能更有冲击力，因为很多时候刚接触到那个议题，但是也更单一，比如出于公义的愤怒；而对自己国家的事情，感受就似乎只是在呼吸之间，但是底下暗流汹涌。

因为在思想上的反抗早已经成为日常了，对我来说行动只是在到了某个时机，一定会发生的延伸。但是以前因为思想上的反抗积累的情绪，一直无法发泄，就觉得身心一直在被政治历史社会各种新闻旧闻消耗。是需要有一个场合去发泄出去，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再静下来思考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这个发泄期和理性期是需要一些周期交替的。

@Rainbowobniar（澳洲）：心情是释放和充满希望的……原来政治运动能缓解政治抑郁啊……贴海报和抗议让原本四处散落的反贼们团结到了一起，体会到了the people united will never be defeated的真实感。

@721831（美国）：纪念活动中最主要的心情就是感动与理解。现场听人演讲带来的震撼度和线上完全不同。听到了很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讲故事，对过去一些只是抽象化感知的故事有了更多体会。

Q3：您参与活动时是否有“恐惧”情绪？如有，请问您是如何面对的？

@桀不臣（德国）：多少有些。但这是个人认为“正确”的事，值得。国内居民的抗议、以及上海的街头抗议也给了极大的鼓舞和勇气。

@Tomclarkely（加拿大）：Keep telling myself that I believe that we will win.

@721831（美国）：有，害怕国内家人被威胁，害怕回国时被请喝茶。所以我读了很多前辈的文章，基本上感觉是倘若不抛头露面暴露真实姓名、身边没人举报的话，那么其实海外参加活动的风险很小。而且我很喜欢一句话，“勇气不是天生的，勇气是需要练习的”。

@汐湍涌（欧洲）：有一点，但看到国内的人们都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便觉得没什么可怕了。其次就是看到这么多参与者的激动心情掩盖了为数不多的恐惧心理。

@吴琼花（美国）：有，做好了力所能及的信息安全防范工作，但终极意义上，这种恐惧的克服方法是跟任何一种物理抗争里的克服都同构的。我的害怕相比起在乌鲁木齐烧死的人、相比起富士康流水线的员工、相比起万万亿亿在国内受着威权资本主义和卷土重来的封建渣滓迫害的劳苦大众，又算得了什么呢？

@宝宝（英国）：有，主要是来源于：1不习惯与人们开放地谈论政治；2担心自己被认出，受到伤害。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能硬扛过去。

Q4：您在参与线下抗议/纪念活动时是否遇到了阻力？如有，是怎样的呢？

@山林道（德国）：是有的。我們這裡的抗議活動有兩位粉紅踩場，一位舉五星旗，另一位展示了一張寫著“停止顏色革命”之類的紙張。

@Iceland--li（英国）：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只是protest最后的自由演讲环节，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例如，演讲的男生喊出“操你妈”，我们也以“操你爹”作为了回应。例如，也有小粉红，讲出一些迷惑且匪夷所思的发言，我们也有喊让ta下来的话，我认为我们彼此都有言论自由，但要说人话。

@Popping Candy（新西兰）：有遇到過中共間諜，來拍照，有裝成同路人來詢問你為甚麼參與這些活動。指責的也有，溫柔點跟他解釋怎麼一回事，實在遇到難搞的就耍賴皮。

@Eation Lee（中国大陆）：有反对和威胁，例如警察查手机和学校领导的劝阻以及有身边的朋友因为抗议被带进局子。

@麦同学（加拿大）：更多的阻力可能是内心的恐惧吧，没有遇到直接的阻力。

@Taste of tears（加拿大）：没有遇到严重的暴力事件，但是当我们喊出“不要父权要多元”的时候，现场有男性参与者提出质疑，并说出不太尊重女性的发言。

Q5：现场路人的反应是怎样的？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反应吗？

@麦同学（加拿大）：我记得有些路人鸣笛示意，真的很感动。

@塔克拉玛干（加拿大）：大部分人看似都不关心。但有一位女士专门过来接了法语的传单。

@鲁静钰博（中国大陆）：路人都是疑惑的眼神，不知道我举着白纸干什么。没有令我印象深刻的反应。

@Ka（英国）：有路人喊了一声 fuck CCP，还有车在路过集会的时候鸣笛。白纸抗议第二天我去的时候有来自其他城市的本地人问今天有没有抗议，还有来拍照的记者，感觉还是有人会去注意，蛮感动的。

@sheep rug（德国）：在柏林我还蛮惊讶很多外国人有在一起游行很久的。我来德国不太久，但确实之前就有几次遇到，对中国的了解远超西方媒体扁平化叙事的德国人，尤其在东德。因为华人群体在海外，大多数是低头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状态，以前只觉得我在个人层面上和国际群体能多一点联系，但是这次真正看到从组织合作上产生联系的可能性，还是挺期待未来的。其他我真的没有太注意路人，因为身边一起游行的人就很多了。可能还有印象很深的是，陌生人都有在互相关心，比如给我递润喉糖，帮我举多带的横幅。这让我觉得很安心，就是一起游行的大部分是素质人品很好的人，感觉在这个团体会有好的体验。

@山林道（德国）：現場有不少路人圍觀，有不少人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後也加入進來一起舉白紙。

@很久不游泳（美国）：一次在公交车站公告栏里塞海报的时候，一个当地路人看了几眼，对其中一张“和维吾尔人/图伯特人/乌克兰人等等站在一起……”的海报有异议，说乌克兰是纳粹。和他争辩几句，他不愿再搭理。旁边一对学生在和我上了同一辆公交后，问我那人说什么纳粹，知道了之后直跟我摇头，后来跟他们讲了白纸革命的事，他们都说这太棒了，给你们加油！不要放弃。后来又碰到他俩几次，他们都有跟进国内海外抗议的事情。

@火光（美国）：我举起一个双面白纸的时候，有一位中年男人看到了背面，写着乌鲁木齐中路。他问我正面是什么，于是我展示了正面的“不能，不明白“，他随后向我感谢。

@Iceland--li（英国）：很深刻的印象是，站在旁边的人，很惊讶和欣喜的说出这是我第一次来，我什么都不懂。一旁的好几个人跟着一起应和，她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抗议。

@Popping Candy（新西兰）：有遇到剛剛潤出國一個月的四口之家，父母不敢過來，小朋友倒是過來問我們在幹嘛，我就給她解釋中國的現狀。小朋友一邊笑一邊說，我知道，還有人死在路邊了。小朋友知道真相很重要，不能讓共黨繼續侵害我們的下一代。

@蚁人（美国）：没有太注意路人，但是有两位看起来像是阿拉伯裔的女生也为我们点亮了她们的烛光，让我明白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站在一起。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亚裔，没有中国人，没有伊朗人，我们必须得站在一起。

@野草（澳洲）：一開始很多人只是在圍觀，不敢加入集會，於是幾位組織者對他們喊話：不要害怕，我們在一個安全自由的國家，而且我們還準備了口罩，所以請加入我們。慢慢地，越來越多圍觀群眾走向了我們。

@ئاي（澳洲）：有路过的洋人、越南人热心地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表达了极大的悲痛与同情，甚至要求与我们一起举牌子。有土耳其人听了维吾尔人解释了这场大火后说“we are the same”。

Q6：您认识的人是否知晓你参与了相关活动，他们又如何看待这类活动和您的参与？

@Tabitha（美国）：有；和我一起組織活動貼海報的朋友大概就是很慶幸有找到彼此一起去執行；我身邊的朋友有對中國比較悲觀會覺得沒意義/沒作用；有一個朋友比較擔心我的安全問題在勸說我不要那麼冒險；美國朋友對事情本身比較好奇因為不了解。

@乘桴浮于海（西班牙）：我妈知道，她没什么看法，因为她知道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人。

@Rainbowobniar（澳洲）：知道。不太熟的朋友觉得我太闲了，劝我不要去……熟识的朋友里基本上也是同温层，一些被我拉到了现场，另一些不能来的朋友有陪我去印海报的，也有主动问我要现场的照片缓解政治抑郁的。

@火光（美国）：我的母亲反对我参加，因为我父母的很多亲属（包括他们的兄弟姐妹）还在国内。她也认为这种活动没有用，改变不了什么。我的父亲认为这是我的选择，他无权干涉。

@kun（美国）：认识，“学生搞的乱七八糟的”。

@蘿姮（德国）：有兩個朋友知道，其中一個在國內，她們都很認可我，另一個在德國的原本對這類活動無興趣，現在也開始關注。

Q7：您认为现有的活动如何改进比较好？在清零政策结束后，您认为我们今后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行动？您希望参与什么类型的活动？

@匿名（德国）：我们的抗议活动要整合广大人民的诉求，口号行动也要有复制性，同时也要让各国的人能理解我们所抗争的意义。反正这是一个从业余到成熟的过程，从松散到凝练的过程。除了公开抗议，也希望有更多的沙龙、座谈会、展览……等更有学术性和深度参与性的活动。

@桼不臣（德国）：目标不够统一和明确、组织不够有序、参与范围不够大，这些都限制了行动的影响范围。伊朗的抗议组织是很好的学习对象也是很好的伙伴/支持力量（彼此的）。必须明确行动的最终目的，步步推进，扩大范围、深入影响（国内+国外），也不要急于求成，不管是借助线上网络媒体还是线下组织行动，都要坚持，这应该会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情。只要对推进目标有利，愿意参与更多不同形式的活动。

@Tabitha（美国）：一個是上文提到的增加英文的內容（無論什麼形式），還有就是需要有一些能讓本地人能參與一起爭取的內容，而不是停留在聽一個和自己不相關的事情的層面上就結束（科普也很重要，但長期的目標我覺得應該超越這一點）。

行動方式因為我在比較偏的地方，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本身很困難，所以暫時會側



▲ 2022年12月3日，德国华人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举牌声援中国女权运动

重於建立一個大家可以彼此信任，不一定那麼政治化的社群上。活動本身我覺得需要找到一個可行的切入點，一點點做改變吧。因為根據不同的情況需要有不同的調整，所以我也很難說其他人應該怎麼做。唯一一點可能是需要考慮到包容不同觀點，照顧大家的參與體驗和期待，然後要盡量確保安全。我覺得還可以從本地其他activist group學習經驗和合作。

@Camila Ribeiro Rocha（德国）：改進：1. 最好有一面統一的旗幟，提高辨識度；2. 與同一城市不同組織（香港台灣維族藏族伊朗烏克蘭等）更密切聯繫，互相聲援互相邀請發言，讓大家更了解彼此，甚至搞一個大「party」；3. 增加不同城市的參與者互動，互相交流經驗，不希望不同城市的抗爭者成為一盤散沙。

@721831（美国）：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多请维吾尔、藏、香港、甚至伊朗乌克兰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今后的活动的话，我觉得提升大家公民意识、民主思考、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最重要。发传单、线上文宣、讨论书籍都是很好的方式。北加州办了一个线上的民主文化沙龙，我觉得特别好。

@汐湍涌（德国）：现有的活动已经很不错了，谢谢相关的组织者或倡议者。我觉得除了集会游行抗议以外，可以多多举办一些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深度话题的座谈会或演讲或沙龙或读书会，可以邀请一些相关专业的学者发表演讲，让听众学习了解关于诸如人权、民主、宪政等方面的常识；亦可以让非专业人士都参与进来，畅所欲言，在其中使大家养成议事辩论等公民意识与习惯。另外办刊物我也很赞同，可以有通俗易懂的文章，也可以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让大家学习。

@山林道（德国）：我希望我們除了紀念、反極權之外，還要嘗試去建立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我們需要更多元的聲音，讓女性及性少數擁有更多的話語權。

@Iceland--li（英国）：个体之间也要有语言的沟通，身体的接触，一个眼神的传递都好过无数次线上的打字交流。所以任何面对面的活动，都可以更多的展开，例如读书会、互助会、去一次郊外，或者，只是看一场电影。人总要有归属感来的嘛。

@ياىٔ（澳洲）：希望输出一些高质量的内容，产生思想的火花，记录下这个时代。举太多次牌子容易空虚。

@sheep rug（德国）：对我来说下一步首先就是慢下来，多学习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去建构能支撑自己长期去做一些事情的点。然后是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团队。我觉得这两点应该是有普适性的，也期待我们能创造这种流动的，去中心的政治运动生态系统。我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经过时间沉淀，有一批真正能引导运动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每一次革命都要年轻学生冲在第一线，承担这个年纪和社会位置无法消化的结构性任务，真的很令人难过。

Q8：如果有人对您说“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您会如何回应呢？您认为个体行动的意义是什么？

@Tomclarkely（加拿大）：Many individuals together would create a powerful collective that can create changes for better.

@Cgeeee（加拿大）：对我有意义，因为我不能不明白。

@Tabitha（美国）：因為不知道所以才需要練習，activism不是一蹴而就的，也需要很多經驗和反思。很重要一點是讓有相同的frustration的人看到我們也在ta們周圍，雖然我們並不認識，會覺得欣慰一些。

@721831（美国）：海外的我们很难对国内产生直接的影响。对我来说这种很多更加是一种自我救赎与自我反思。之前也经常陷入政治性抑郁，这次活动后我能体会到提升自己的政治思考水平、多参加线下活动，都可以缓解这种抑郁。年轻一代的大陆留学生在海外政治活动中非常不活跃，我希望能让世界也听到我们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这代人不一样的一点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受过迫害，自己在国内生活其实都挺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去为了其他人在发声的。

@小草（美国）：我想引用香港抗议者当年说的，虽然对抗中共是以卵击石，我们在海外喊“习近平下台”最终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抗争也好过“俯首作白羊”。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星星（欧洲）：历史是有一件件看似独立往往又互相联系的事情串起的。看到四通桥勇士时，我哪里能想到一个月之后我也会去抗议呢？我做了我认为自己该做的事就好，结果如何，留给历史吧。

@很久不游泳（美国）：意义就在于“我没有什么都不做”，还有就是官方希望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这样的话语因为我的哪怕一句阴阳怪气就不成立。然后就是前面说到的对抗孤独。所以仍然觉得在大家共享的空间去表达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在岁静的朋友圈里面进行负能量键政的原因，让有同样想法的人不觉得孤独，哪怕我们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有共识。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拉黑过人，朋友圈对所有人可见。反过来说，哪怕没有共识、反对我的看法的，他们也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发现他们舒适的茧房被戳破了。我可能是他们圈里最刺眼的发言，他们无论是摄取信息还是发布信息，都不能再忽略我的存在。

@火锅辣妹（意大利）：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去参加悼念活动的成本可以承担，对我个人的情感上的排解有好处，没有不做的意义。对于我们这个小的集体行动来说，可以在国外自由的表达对于自由的需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行动，这也是部分“润”人的离开出生的地方，重新为未来的归属做选择的原因。

@泡芙（德国）：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这样做。

@山林道（德国）：引用幾句歌詞作答：

「無論我有百般對 或者千般錯 全心去承受結果 面對世界一切 那怕會如何 全心保存真的我」

任何行動都有意義：「做好自己的本份，用一種民主、文明的生活方式，去感動你周圍的人」

▼ 2022年11月26日，德国华人在勃兰登堡门机会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





CLUSTER
Reader Contributions

星群
读者征稿

2022年，对于很多国内的朋友而言，大部分时间都身处于与“附近”断裂的状态中：禁止聚集、封控、社交距离、被口罩遮住的脸、“清零”与“共存”的割席……或许，我们多久没安静地欣赏楼下的一花一木了？

“附近”，意指与不同人（陌生人、“他者”）之间产生某种建立在一定意义上的联结关系，它因不同的时空、语境而或深或浅，“碎片、流动、随机”。

二十大后，海内外抗议运动遥相呼应、此起彼伏。被关了三年的我们突然站在了彼此身旁，距离是那么近：点起蜡烛的市民、反对厌女口号的姐妹、高举白纸的学生，以及推搡人群的便衣……新的历史在“附近”中碰撞、延展。

随着这股浪潮不可抵挡地进行下去，“附近”也开始流动起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对一些人而言，“附近”也许带来了更大的勇气，或是更多的愤怒与眼泪……

文案：泡桐 ｜ 责编：茕茕 、鸭梨山大

都在我的附近

作者 / 自由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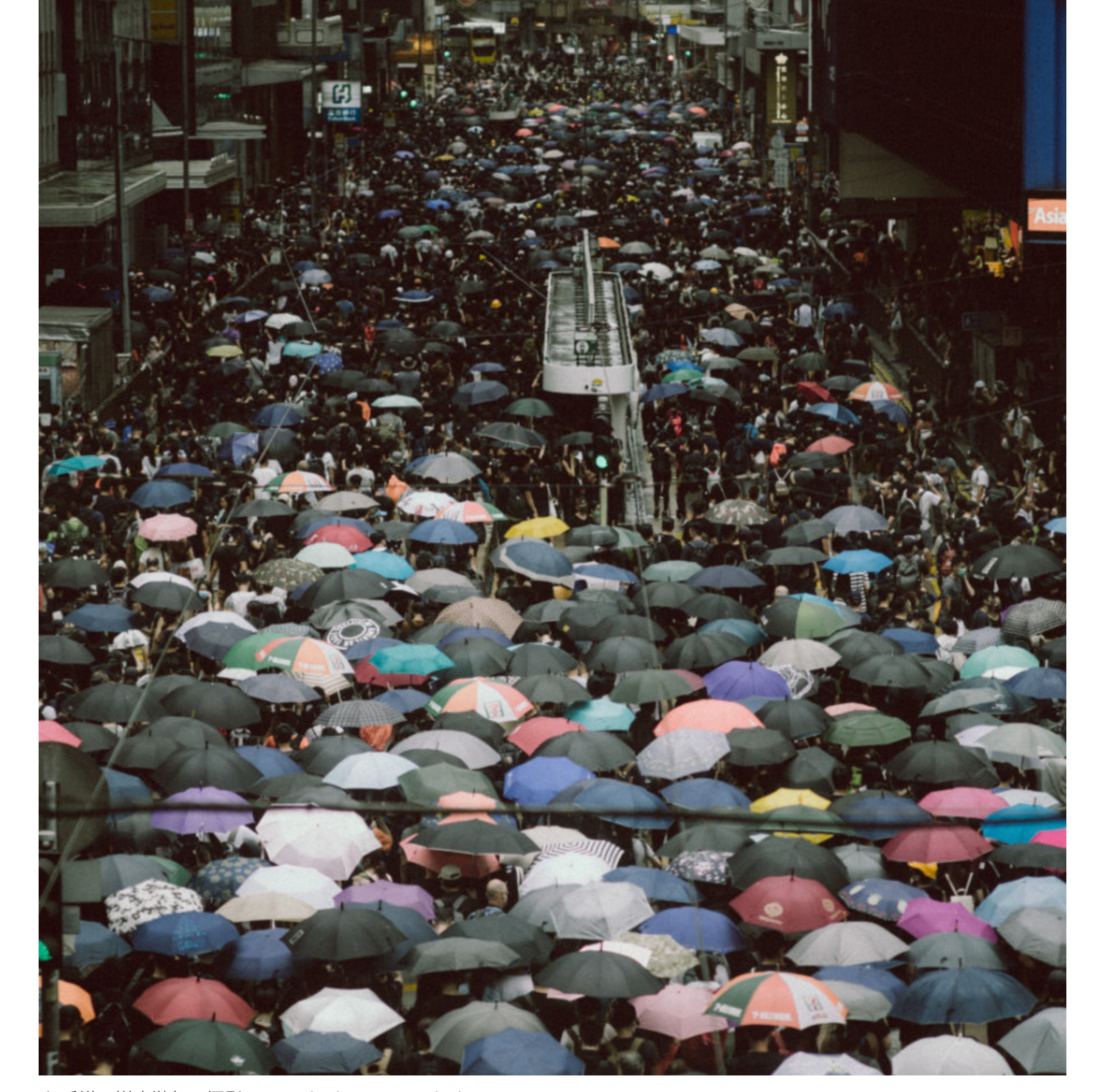
被偷走的这三年，哪里是我的附近？

《时代革命》一片完，合上笔记本，手抖得抓不起沙发上那摞湿透了要扔掉的纸巾。那群原本以为一直生活得比在一界之隔的大陆，更优裕富足的香港人，却在和我差不多大、甚至更小的年纪，就在六个多月的无尽长夜里，见证过了催泪弹雨和汽油火海。你们在我的附近吗？

一群人围坐在我家客厅，绞尽脑汁聊着汽车一类的话题，努力避开二月起席卷乌克兰、也席卷我们所全体员工大脑的战火。席间一个朋友看了下手机，突然变了脸色。“我收到了基辅老家一个朋友的坏消息。”他强撑着微笑放下酒杯，摇晃着站起来道别。你们在我的附近吗？

夏末希腊的岛上，我们一行十几人，在晚风里兴致高昂地聊天等饭，长桌尽头的她却套着耳机。“你在听音乐吗？”“不，我在听伊朗新闻，这一个月来我都没法知道家人的消息，但听说明天网络能恢复一两个小时。”她勉强向上挤了挤嘴角，眼里映着月光。你们在我的附近吗？

这一年，在时空里原本略显遥远的战火，因为身边具体的朋友们，在倏忽间就被掷到了我的附近，火星闪烁，噼啪作响，而后炸裂。愤怒的乌克兰朋友，悲痛的伊朗朋友，沉默的俄罗斯朋友，还有在漫长的拉锯中，早已把这些情绪都揉进呼吸中的叙利亚，黎巴嫩，亚美尼亚朋友。出国六年来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悲喜起伏，让我原本空泛的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终于嵌上了政治的注脚。也是他们让我惊觉，下热搜的红黄蓝幼儿园，被噤声的#MeToo，消失了的铁链女，这些一次次不了了之的凌迟，终究会让我们拖着血肉模糊的身躯，锁在乌市高楼，驶向贵州大巴。而这些鲜红色的拖痕，一直都匍匐在我的附近，渐渐升腾起，成为一条条红色的绳索，紧紧拥抱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它们是我们被践踏的人权，也是我们夹缝里生长出的公民意识，向死而生的起源。



▲ 香港反送中游行，摄影：Joseph Chan @Unsplash

把凝固的血和痂都深埋在心底，像堆肥一样，等待时间把腐烂变成养分。这三年，我学会了去爱身边的人，记得关心朋友们的感受，在政治抑郁的阴影下，自建一块可以互相理顺呼吸的蓝天；我学会了去直面繁杂的线上世界，从朋友们的消息开始，更多更广地阅读和转发与所有人的自由意志息息相关的内容；我也学会了走向街头，从源起在彼岸的黑命运动，到工作日常相关的俄乌战争，再到本市针对移民街区的恶意纵火，一只手举起响应世界的感召，一只手伸出拉起身边的邻人。我更学会了，一次次重问自己，是什么让我觉得，必须要站在这里；在民族和人性，文化和文明之间，什么是我想要一直学习下去的；还有最重要的，我想去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言论思想的自由夺取回来，把集会集社的权利行使下去。只有深深扎根去建构一个我相信的附近，才能知道我在哪里、用什么去连结更多的附近。

凛冬柏林的街道上，我身着黑衣黑裤，包里放着铁盆铁勺，鲜花蜡烛，插着卷起的横幅。在走向广场的路上，我看到一块“超越精英主义，要求普遍觉醒”的牌子。我快步走到牌子旁边，它的主人帽檐低垂，围巾遮面，正在戴上口罩。我也理了理衣服，摸出袋里的口罩，抽出包里的纸卷。你们在我的附近。

没有人能偷走这三年，从今往后，你们都在我的附近。■

附近的L

作者：Horseyes

2020年初的时候我在网络上偶然认识了L，L比我年长几岁，在法国马赛进修艺术。在此之前她曾在北大主修法语，后来去学电影，学生时代成绩拔尖儿得好，是一位有着良好文化修养和审美品味的艺术家，敏锐、天真、好奇、充满热情。她是苏州人，身上还有一股氤氲的温润。我和她的互动不太多，也没有进行过深刻的讨论，感谢她公开了足够多的个人生活痕迹可供查找。我被她充满着理想主义光辉的形象所吸引，通过阅读她的照片、文字所感受到的真诚让我直觉到她现实和网络形象存在着一致性和连贯性。我没有对她进行幻想、改造和加工，我只是阅读，忠实的读者。她经常扛着摄像机，会在大雪地里奔跑，评价鹰嘴豆泥，她的视角从细微到磅礴，有一种基于生活的灵动和通透。她过去是东亚教育最杰出的代表，但好像对这种体制所设定的人生进行了彻底的反叛，我经常被她这种未被规训和无关欲望的纯粹击中，直到现在她在我心里也还是勇敢和美好的象征。

不久后由于疫情我回国了，被另一种生活开启，偶尔在社交平台上看到L在买黄豆芽的路上坐公交车看海，波光粼粼的海面仿佛有金色人鱼在游泳，感觉她就在我附近。当时约定和朋友们夏天回到伦敦，彼时我心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还在喧嚣，凌晨4点在房间里听舞曲喝白葡萄酒，安静的晚上她远远地给我分享的动态点个赞，对酒当歌，但愿人长久。谁也没想到这些遗留在体内的浪漫、激情和热爱，在近3年的封控生活中随着那个原本充满希望的人生一起消失了，那个夏天我再也没回去。

L一直在欧洲，我看到她拍了许多片子，拿了奖。直到22年她几乎停止更新动态，像一副未完的画作，我一面担心她的安危，一面害怕再也看不到她的灵光而感到可惜，由于羞赧这些情绪没有宣之于口。后来看到她偶然的更新猜想彼此也许一样都在经历来自个体和社会的痛苦，更不想再打扰，毕竟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相隔甚远。直到最近发现她终于又更新了动态，我兴奋地跑去打招呼，并希望她健康和自由，她也遥祝我快乐，彼此言语仿佛是剥离真实发出的喘息，在此刻谈论自由仿佛是灰暗、荒诞的，在希望和恐惧的声音不可分的时代人们是不是只能闭上眼睛。

有一次在去爱丁堡的火车上我和她聊起一本超现实主义作品《娜嘉》，彼时初相识，书里有写，“在一下子被一起投射到的远离地球的地方，在我们美妙的惊愕之余留下的简短空隙中，在陈旧的思想和永恒如一的生活冒烟的瓦砾上，我们还是交换了几道令人不可思议的默契目光。”，我和她的交集好像如此，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仿佛空中飞过的精灵。■

2022年我们与“附近”的关系

作者：朔望

如果用一个词总结2022，会是什么呢？

《柯林斯词典》的年度热词是Permacrisis——长期危机，人们从一场危机迅速进入到另一场危机，没有真正喘息的机会。 比如：疫情持续三年的反复，气候的加剧恶化，各国政治的混乱，战争，近50年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成本飙升，通货膨胀。这看起来真是很糟糕的一年啊，仿佛任何天然之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在这个时代都丧失殆尽。但还是斗胆希望：“哪怕最不幸的人生也会有阳光明媚的时光，也会在砂砾石缝中长出小小的幸福之花。”

我的2022年似乎充满了变数。1月底毕业开始找工作，收获上百封拒信，3月外婆因心脏衰竭去世，我人在丹麦，因为昂贵的机票和隔离措施，回不去，回去了亦来不及参加葬礼。上次吃到外婆做的菜还是两年前，之前会嫌弃为什么红烧的都是一个味道。我最喜欢吃她做的红烧鱼了，米饭配着鱼汤带着香菜的味道可以吃好几碗，每次回去她都会给我包馄饨，如今记忆中的味道再难以复刻。我亲爱的妈妈失去了她的母亲，更心疼外公以后连个能互相照顾的人都没有。

4月认识了一个护士阿姨，她在帮助那些因为俄乌战争从乌克兰逃过来的人们。我光是想想就觉得难以忍受，失去亲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有个女孩即使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远程和在基辅的老师上课。苦难是如此的真切，他们却拥有令人钦佩的气节。而我还在纠结于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为之气愤、浪费情绪时，很多乌克兰人民在逃亡的路上，在为自己国家奋斗，无助、举目无亲还挣扎着活下来，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7月，搬到哥本哈根，在教会结识了一帮很有趣的人。9月，见识到了爱情的模样，在哥本哈根市政厅见证了一对情侣的结婚，他们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德国，但却来丹麦结婚，大抵是因为流程比较简洁吧。我斗胆问了新娘是什么时候决定结婚的？她说是4月26号德国议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那天。乍一听没发现这两者有什么联系，但细细想来，却是无论山河崩坍、世态时移，你我总不分离。同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一个时代的落幕。

10月，搭船去了奥斯陆，幸运地看到日落了，特别美。神造物伟大奇妙，无论多少次还是会感到自己的渺小，茫茫大海多少生物自由畅游其间，而我和珍珠号只是一个突然闯进他们世界的外来者，匆匆掠过。不由想起这部英剧《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伟大是因为他们沾染着上帝的气息，渺小则是我们生来就如此微不足道，却仍旧蒙上帝眷顾，他纵容我去探索这个世界。在玩得高兴和家人分享喜悦时，却没由来地想起国内目前愈发困难的经济状况，打工人的无奈，“跪久了”无法站起

来的辛酸，谁不想润出来呢？谁不想拥有起码作为普通人的尊重呢？那一刻，身处北欧的我很恍惚，一时间分不清我到底活在哪个时代？可能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吧。11月，乌鲁木齐火灾，白纸革命，社会冲突不断，可国内媒体失声，资本沆瀣一气，或许到如今群众还是不知道A4Revolution。觉醒的路似乎还要走一段时间。12月，历时一年，找到工作了，第二次搬家，从丹麦北边到哥本哈根再到最南部靠近德国，似是时来运转。

回想这一年，有无数次措手不及的打击，亦有无数次值得感恩的地方。最后，我想说："即使你知道，你的斗争不会成功，那你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就变得平庸和愚蠢。反过来，如果你在为某种美好的事物和某种理想斗争，而你认为你一定要达到目的，这样倒是要平庸得多。"——黑塞 ■

组诗："我们一起走，让身体发出耀眼的惨白"

诗/画：布林

作者的话：物理的附近和心理的附近指向是不同的。我乘着留学的末班车来到意大利的这一年，当友人问及状态，我会说"我身体出国了，心理上却还没完全出国"。尽管我每天都在与异国的事务打交道，可我主要的社交生活依然在国内；我步步紧随国内的时事讯息，并且跟着它心潮澎湃。这一年的灰色，是所有失望的叠加，人们仍旧因为瘟疫、战争、迫害和饥荒死去。也是这一年年末，中国人终于不再沉默，年轻人走上街头，用无需黑字的白纸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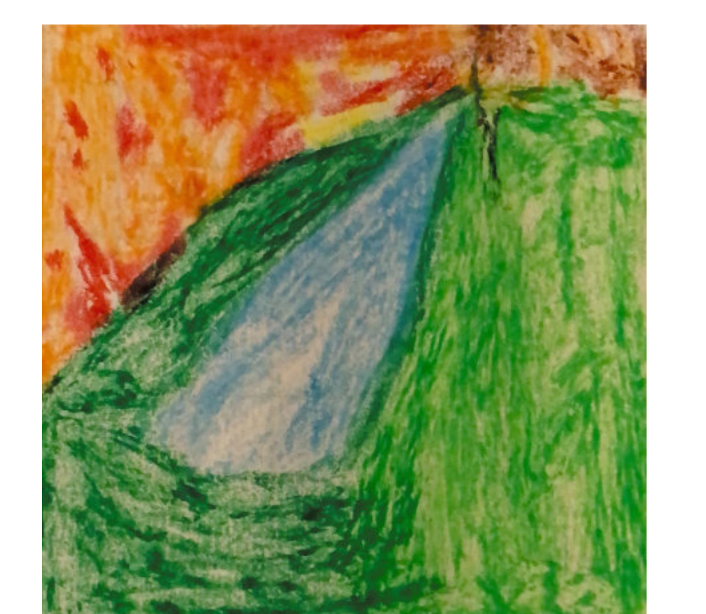
我在意大利附近，也在中国附近，我在新冠疫情附近，我在全球受侵害的女性附近，我在乌克兰战争死难家属的附近，我在为自由而背负风险的异议者附近，我在我白天的生活经验附近，也在我深夜的无意识之梦附近，而文字是我记录这些关联的一种方式。

黑到极处就是白

真话是这样重，它还是坠下了
多少张白纸才能承受它：无字的苦难
它们呼喊着，所有的颜色来送葬
——黑到极处就是白

白的重锤，落在谎言的刺绣上
谎言卖弄龙凤，却害怕干净
干净的布面会引来光芒直射
白，稀释掉一个虚假的帝国
让人们看见热火，看见饿殍
看见女奴，看见思想家的冤罪

如果一条路只能走到黑
那我们一起走，让身体发出耀眼的惨白



鬼火

如果不是这火苗
烧痛了你我的脚后跟…
我们怎会从狭小的盆景里惊醒
看到我们坐视不理的生活
像一座巨大的蜡像，一滴一滴
落着黑色的浑泪
满面疮污和血斑，让老人
和孩子，都窒息在闺房里
半饥半饱，长夜如浓烟啊…
这栋连接着无数邻里的居民楼
没有谁不被不幸传唤
我们的路一开始就是黑色的…
必须全力以赴的起跑
仍瞪着眼睛巡逻的卫士
忙着指鹿为马，来吧
我们在封锁线的暗影中碰头
看看谁能被赦免，谁能无惧火海里
生者的怒焰，逝者的沉默

《停顿在一次飞翔中》

我捡到一只土做的鸟。
她已死了太久，已经没有
天空的颜色。
曾经软如泥沙的肉体
此刻坚如磐石。
似乎垂死之际用自己立了碑。
她多么像一把上天赐给我的刀啊
一把掌心里的可爱的钝刀
对着人世间的牢笼挥舞
我们枕着同一种怪兽
她已替我飞过一生最好的行程
现在我是她的遗物。

我在我身上某处听见了她

我在我身上某处听见了她
闲置的梦，跳舞的妈妈

白天的影子走得太急
乌鸦是夜的坐骑

躺过的田野都使我听见
曾在枪战中牵走她的连衣裙

她是我内在的向导
我是我睡过头的人生



《受难记》

零点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它害怕摔跟头
　　变成
　　了人
其实
鬼更害怕
变成女人
更蹊跷的是
每一刻
都有女人
变成了鬼

空的铁链上
萦绕着她们的呼吸
无数个山村
无数个路灯下
儿童们跌跌撞撞的走过
那是她们把痕迹放在世上

维罗妮卡的面纱
王囊仙*千刀万剐的碎片
人拥有的一切她都没有权利拥有

反智年代，没有精神只有神经质
她的身体像一头羊羔由世人鞭打
灵魂却是国家的假想敌 ■

*作者注：王囊仙，布依族，自幼习武，能以“仙术”为人治病，民间称为王仙姑（布依语中的囊仙意为仙姑）。年轻貌美，武艺高强，是清嘉庆时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领袖，兵败后被擒，得民心集结十万人，后兵败被活捉，镣铐加身，紧锁囚车中，用重兵押送，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



彭载舟事件后，多种形式的抗争活动以去中心化的形式在全球各地涌现。在不期而遇的共振中，每个人都是组织者，都是创意的贡献者，都是面对极权的反抗者。在这个栏目中，我们精选了颇具创意性和震撼力的、令大家感触颇深的表达与抗争形式，希望借此传而广之。让他们的勇气为我们驱散恐惧，让更多的创意和灵感被激发，让每一个自由表达的力量在红色高墙内外野蛮生长。

责任编辑：霍夫班、Woo Shin Shin

你听人民在歌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抗议现场摄影收录

Photo Gallery Of Prote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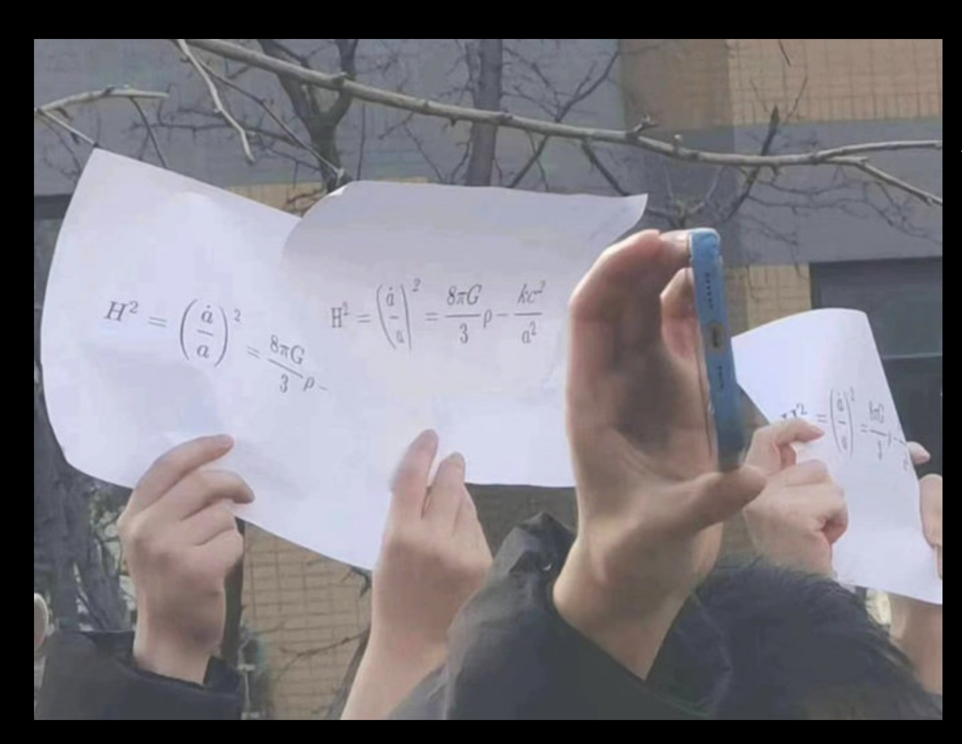
四川内江街头，用白纸拼贴而成的“自由”二字和手举白纸的市民。



北京电影学院校内的楼梯栏杆被绑上了带血的口罩，墙上贴满了标语和“铁链女”等事件的词条。



中国美术学院校内布告栏上张贴的标语：“艺术必须干预政治。一旦艺术停止干预政治，艺术就会被政治杀死。”



清华大学的同学在集会过程中举起了写有“弗里德曼”方程的A4纸。Friedmann一词谐音“Freedom”，该公式出现本身也代表了敢于挑战主流和权威的精神。



北京电影学院一学生在校内用铁笼打造了名为“非必要不出笼”的行为艺术作品。画面中其坐于笼内，并用口罩遮盖住双眼。



上海市静安区街头，一市民用黑色布条蒙住眼睛并高举一白色字牌，上面写有“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和“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中国社会科学大学，校园内的鲁迅雕像“戴上”了口罩并“拿起”了白色A4纸。



上海，街头一辆自行车前张贴的文字“自由是灵魂的氧气”。



一名在德留学生为当地伊朗人集会声援抗议活动制作的"Decide your own hair"女孩形立牌。纸牌上的毛线“头发”还提供了互动功能，ta邀请在场参与人士为女孩贴上头花或扎上头绳，以此表达声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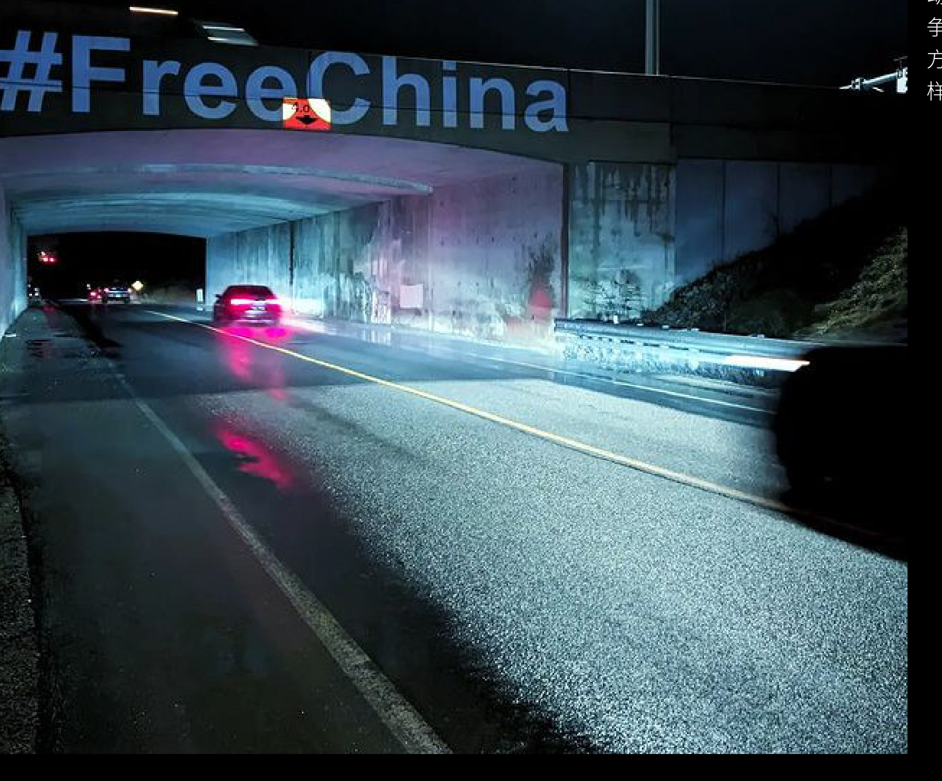
抗议中出现的“一个国家不应该害怕鲜花与白纸”的标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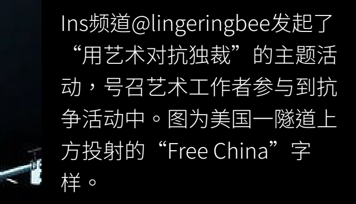


在中国同学和伊朗人联合举办的活动上，一中国参与者身穿“龙袍”和维尼熊面具。



11月15日，几位女生在USC(美国南加州大学)声援铁链女和乌衣。他们戴着铁链出现在校园内，以此呼吁大家关注中国妇女拐卖问题及女性权益。图片版权：USC同学





Ins频道@lingeringbee发起了“用艺术对抗独裁”的主题活动，号召艺术工作者参与到抗争活动中。图为美国一隧道上方投射的“Free China”字样。



乌鲁木齐大火和乌鲁木齐中路事件发生后，旧金山当地抗议者将乌鲁木齐中路路牌和标语用投影的形式投射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建筑上。



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头七”悼念活动上，在地同学制作的“领馆人员赶快下楼做核酸”的路牌。



UCLA同学的行为艺术活动，其以浑身贴满白纸的形象静坐广场中央。穿着“大白“的防疫人员向其身上喷洒红色的消毒水。作者：小Y



服饰品牌CHOW des HOMME在2023年春夏系列的设计。他们秉持“人的灵魂不该被舒服，要勇敢追求自由”的品牌信念，将对疫情、人权、战争和自由主义等主题作为探讨与设计的出发点。



柏林集会，一位抗议者举着一台闪着红光的仿佛正在运行中的摄像头。摄像头上写着“CCP Camera”。仿佛在监视现场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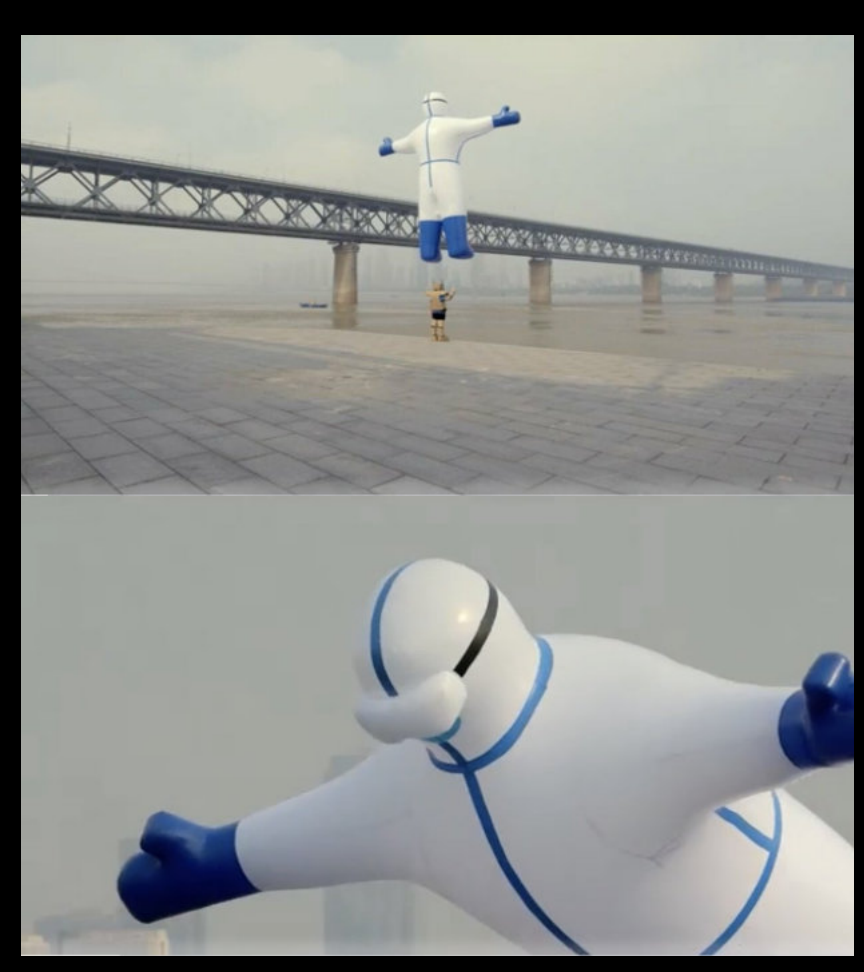
德国同学在2022年年末拍摄的以“一块红布”为主题的创意图片。



美国抗争者在纽约苹果商店前举行聚会，表达对于郑州富士康事件中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现象的抗议。



亚琛Westbahnhof的隧道内，中国留学生喷涂制作的“FreeChina”大幅标语。目前该标语已遭破坏。



匿名艺术家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释放了一只大白形状的气球，图片来自网络。



德国设计师 YUUE 为了表达对清零政策的讽刺，选取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明式圈椅和青花瓷，为期量身定制了一套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摆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前。



关于《莽莽》

《莽莽》，一本涉猎时政、社会、文化等议题的独立中文杂志。成员为身在海外、热爱自由的一群人，既致力于现实行动，亦想捍卫以中文自由写作的权利，用母语来记录、对抗遗忘和发起辩论。

长期征稿启事

《莽莽》立足于中文写作，但不止呈现写作和中文内容。我们欢迎多语种和多媒介的表达。如果您愿意在《莽莽》上发表您的作品，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圆桌会谈

《莽莽》每期将会开设圆桌，以问卷的形式抛出具体问题。您可以根据这份问卷自由撰写文字，表达您的心声。

二、主题投稿

《莽莽》每期将会提前公布主题，并开放征稿通道。您可以运用多样的媒介，与我们一起诠释不同的主题。被采用的稿件将收录在投稿栏目“星群”中。

文字： 文体不限，纪实、虚构、诗歌、杂文、社会或文艺评论等均可。语言不限，可选用简体/繁体，如使用外文（英语或其他小语种），我们会与您一同决定是否需要中文翻译稿。

摄影： 图片数量不限。如为组图，请撰写组图标题、图注或图片故事。适当的文字说明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择作品。

其余媒介： 如果您是原创音乐人、电影创作者、策展人……我们同样欢迎您，一同来拓宽纸媒的想象力。请以文字的形式对作品进行简要介绍，并附上可能有的音频、影像资料（片段亦可），如对刊发形式有期待和想象，也可进行描述。

三、专栏作者

您可以选择成为《莽莽》的专栏作者。选用一种您喜爱的媒介，开设属于您的文字、摄影专栏，每期持续与读者相见。联系邮箱：info@mangmang.run

投稿要求：内容投稿必须为原创作品，不得存在洗稿或抄袭。投稿即视为授权《莽莽》杂志对稿件有编辑、修改和发表等权利。若您有其他特殊版权要求，也请在邮件中一并注明。

来信邮件标题请以“投稿+标题+作者署名”的形式命名。由于Word文档中可能会携带您的个人信息，我们建议您直接在邮件中复制您的文章内容。若有插图您可在对应位置标注，并上传相应图片附件。稿件中如涉及图片、声音和影像资料，请优先以压缩包形式发送。若文件较大，请您使用安全的国外网盘平台分享链接给我们(如：Google Drive、Onedrive、Dropbox等)。

发送邮件成功后您会收到我们的收件回执，若您的稿件被拟采用，我们将与您通过投稿邮箱取得联系。

读者来信通道

《莽莽》保证读者来信渠道的通畅。我们相信，每位读者的理解、感受和意见才让一份作品变得完整；阅读亦是创作，我们期待听见来自您的解读。

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您对刊物内容的反馈、对将来选题的建议，抑或是想与我们分享的个人故事和问题。视公共性而言，我们会考虑将来信和回信公布在刊物上。若您不希望内容被刊登，也请一并注明。联系邮箱：info@mangmang.run

来信邮件标题请以“读者来信+标题+作者署名”的形式命名。内容发送方式和附件要求同征稿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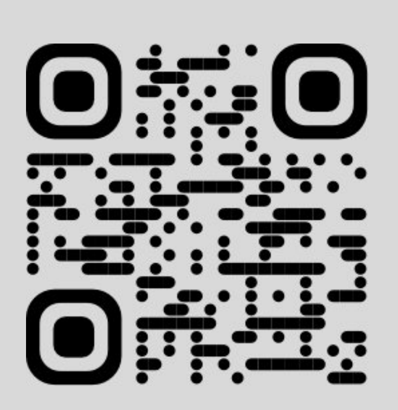
*除来信人特殊备注外，向《莽莽》投稿和来信即视为同意我们在线上渠道及实体杂志中刊登、修改或编辑您的内容，发送邮件成功后您会收到我们的收件回执。若您的稿件被拟选入采用，我们也将与您通过投稿邮箱取得联系。

*若您作为匿名来稿者，请注意您的署名和文章不要包含个人真实信息。我们也将剔除邮件中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的部分并严格保密。

捐助通道

为了帮助《莽莽》杂志持续前行，您可以通过Patreon支持我们。

通过Patreon进行捐款



您的捐款将专用于《莽莽》的团队运营、供稿人稿费发放、杂志印刷和线下活动开展。您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捐赠金额，也可选择Patreon中的长期捐赠选项：

选项一：您将订阅我们每一期的电子版期刊。因此请在备注中注明您的邮箱地址以接收推送。

选项二：您将同时订阅我们每一期的电子+纸质版期刊。因此请在备注中注明您的邮箱地址和收信地址（包括国家、城市、地址、邮编和收件人等信息）。

您的每一份支持，我们都真诚感激。

*订阅捐赠价格视您所在国可能显示不同的金额和币种。

*由于地址中可能包含个人敏感信息，若存在顾虑您可选择代收或邮寄至工作地址等方式。我们也在此承诺，您提供的地址信息将仅用于杂志发放，我们将对其严格保密并在订阅结束后销毁。

*若您对捐赠和订阅存在任何问题，或您没有成功收到我们的杂志，也请您以标题“订阅/捐赠+问题”发送邮件到info@mangmang.run。邮件中请备注您订阅或支付时使用的邮箱。



数据收集：霍夫班
地图绘制：Woo Shin Shin

说明：

- 各类活动的统计时间截至2023年1月10日。
- 活动信息来源于各地海报、网友统计和公开报道，并参考了“白纸WhitePaper - 行动日报”总结的白纸行动日报。《莽莽》团队桐生、王春兰、鸭梨山大及澳洲民主墙@mydutyau也提供了信息。
- 由于信息渠道有限，我们虽已尽可能做到准确和全面，但仍可能出现纰漏，望您谅解同时欢迎您的指正。
- 在线版地图：map.mangmang.run

中国

大事记

2022.10.13	一位网名为“彭载舟”的人士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四通桥悬挂了“不要核酸要吃饭”系列标语。这一事件虽然遭到了当局的大规模封杀，然而仍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恰逢二十大召开临近，这一事件也成为海内外“海报运动”及一系列集会抗争活动的开端。目前，四通桥勇士“彭立发”仍受到当局的拘留管控，暂无音信。
2022.11.14	广州市海珠区康乐村等多个城中村中爆发了以湖北籍务工者为主的抗议活动，他们走上街头拆除隔离封锁，表达对封控政策的反抗。
2022.11.22	郑州富士康园区连续发生示威抗议活动与工人集体逃亡事件，并出现劳工与警方、防疫人员的暴力冲突。
2022.11.2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发生严重火灾致10人死亡、9人受伤(官方统计)。导致大规模伤亡的原因被指为防疫封锁导致的逃生和救援受阻，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性的民众不满和愤怒情绪，也是国内外烛光悼念活动的开端。
2022.11.25	乌鲁木齐市多地出现市民抗议，大量抗议者聚集在市政府广场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高呼“为人民服务”和“解封”。
2022.11.26	南京传媒学院一名女生举起白纸，并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其中。这一事件在网络上传播后得到了国内高校及民众的广泛响应声援。这一事件被视为“白纸革命”运动的开端。
2022.11.26	当日晚间，大量上海市民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上，表达对于乌鲁木齐大火中遇难市民的悼念和对于清零政策的反对。在六四事件发生三十余年后，“共产党下台”口号在乌鲁木齐中路上第一次重现，现场群众也首次高喊起“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此后也成为海内外抗争活动中的重要符号。
2022.11.27	国内众多高校出现白纸革命抗争行动。当天，大量学生聚集在清华大学校内，高举白纸呼吁民主法治与表达自由，其中一名学生提出了“从今天起不再为公权力口交”的口号。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在人大北园进行散步活动要求解封并获得成功。
2022.11.28	大量北京市市民来到亮马桥附近，手举白纸、高唱《送别》《国际歌》等歌曲并高呼“人民万岁”“上海你好，我是北京”等口号表达对于极端防疫政策的抗议。
2022.12.07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疫情防控“新十条”，宣告清零政策实质上寿终正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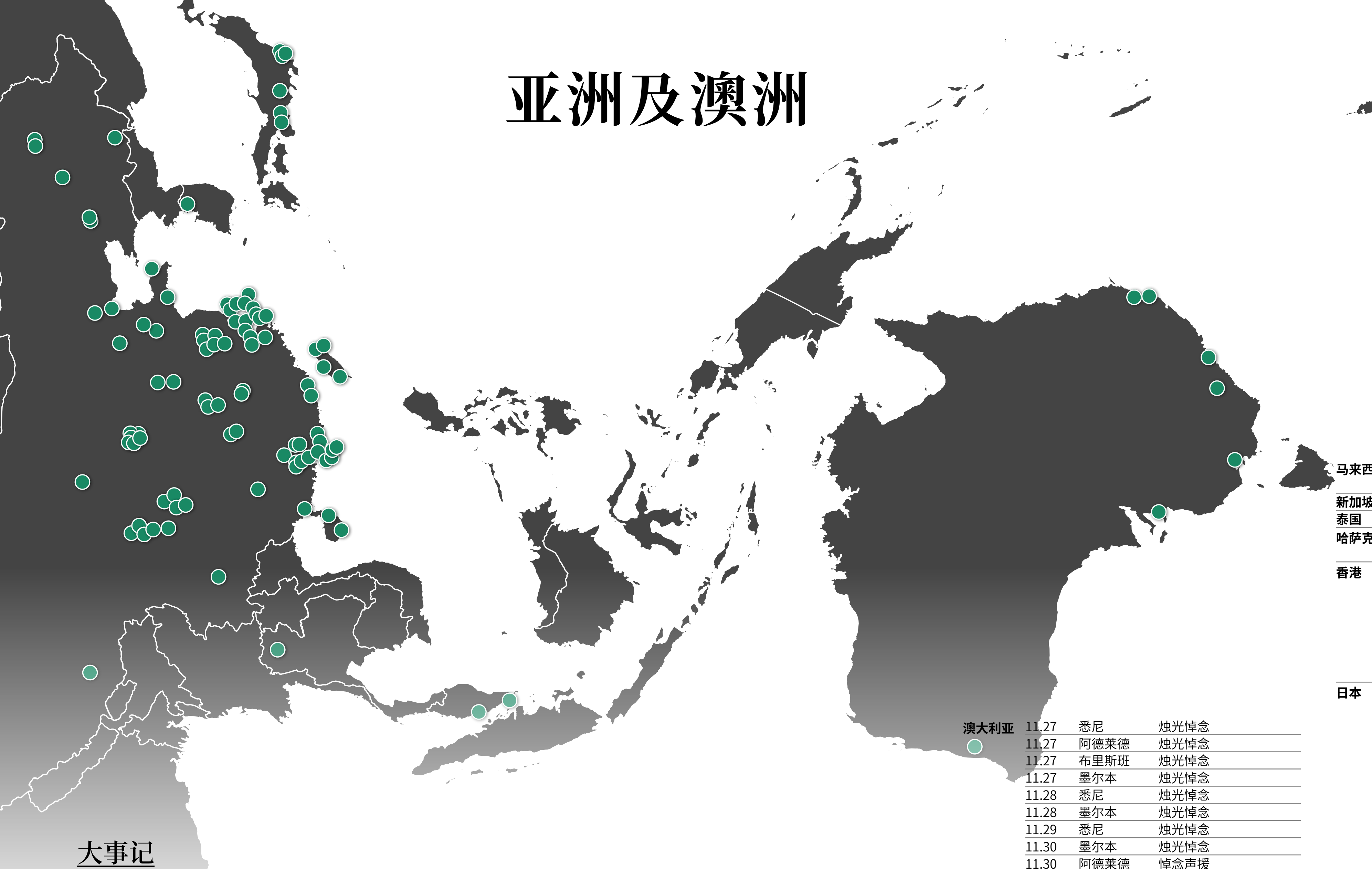
群众抗议事件

10.13	北京	四通桥	彭载舟抗议行为
10.26	拉萨	加荣路	反封控抗议
11.14	广州	海珠区	反封控抗议
11.22起	郑州	富士康园区	劳工抗议
11.25	乌鲁木齐	市政府广场	反封控抗议
11.26-27	上海	乌鲁木齐中路	抗议集会
11.26	兰州	-	反封控抗议
11.27	北京	亮马桥	抗议集会
11.27	深圳	金谷公园	烛光悼念
11.28	武汉	一元路	烛光悼念
11.28	武汉	汉正街	抗议游行
11.27	上海	太仓路	白纸马拉松
11.27	广州	人民桥下	烛光悼念
11.27	广州	海珠广场	白纸抗议
11.27	成都	望平街	烛光悼念
12.02	长沙	黄兴广场	白纸抗议
11.28	上海	人民大厦起	和平抗议
11.28	青岛	新冠路高架桥下	烛光悼念
11.28	南京	总统府起	烛光悼念
11.28	杭州	湖滨	烛光悼念
11.29	济南	城基中心	反封控抗议
11.30	长沙	五一广场	白纸革命集会
12.02	长春	解放桥站	悼念&白纸集会
12.02	长沙	黄兴广场	白纸革命集会
12.03	上海	南京路步行街	白纸革命集会
12.31	南京	新街口孙中山像	警民对抗
01.02	周口市	鹿邑县	烟花革命对抗
01.07	重庆	中元汇吉药厂	劳工抗议

高校学生抗议事件

安徽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
成都大学
东北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复旦大学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
广州大学
广州美术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海南师范大学
河北传媒学院
湖北工业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华侨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济南大学
暨南大学
江西中医药大学
昆明学院
鲁迅美术学院
南昌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南京传媒学院
南京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
青岛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
清华大学
曲阜师范大学
三亚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山东建筑大学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深圳大学
沈阳音乐学院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轻化工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四川音乐学院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
同济大学
武昌工学院
武汉传媒学院
武汉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工程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石油学院
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北大学
西北政法大学
西华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烟台大学
延边大学
云南大学
云南艺术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
郑州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中山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民族大学
重庆大学

亚洲及澳洲



大事记

台湾 2022年11月27日晚，台北自由广场举行了烛光悼念及声援中国抗争群众的集会活动，参与者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及外籍人士。他们手持蜡烛，通过静默30分钟和接力讲话的方式表达悼念和声援。

2022年12月4日，台北多地举行了白纸革命声援活动。其中多个公民团体于当天下午在自由广场举办了大规模的声援集会，据媒体报道其中除了台湾本土认识外，还包括了在台香港人、维吾尔人和乌克兰人群体。

日本 2022年11月29日，逾300名华人在东京新宿南口举行了烛光悼念及抗议活动。现场分为两个区域，一侧为“乌鲁木齐大火死者悼念区域”，参与者在此以蜡烛和鲜花的形式表达悼念；“乌鲁木齐中路路牌”的另一侧为“反中共抗议区”，在此抗议者进行演讲和呼喊口号。

澳洲 2022年12月10日，悉尼在地抗争者同本地社会主义团体在悉尼苹果商店门前一同呼吁关注郑州富士康劳工问题。

2022年12月23至27日，澳洲中国青年组织在墨尔本和悉尼组织了义卖活动，捐药回国支援国内同胞。

2022年12月28日，参与伊朗人反独裁处决集会活动，现场展出了“吊死独裁者”创意作品。

澳大利亚	11.27	悉尼	烛光悼念
	11.27	阿德莱德	烛光悼念
	11.27	布里斯班	烛光悼念
	11.27	墨尔本	烛光悼念
	11.28	悉尼	烛光悼念
	11.28	墨尔本	烛光悼念
	11.29	悉尼	烛光悼念
	11.30	墨尔本	烛光悼念
	11.30	阿德莱德	悼念声援
	12.02	布里斯班	悼念声援
	12.03	悉尼	烛光悼念
	12.03	堪培拉	烛光悼念
	12.04	珀斯	烛光悼念
	12.04	墨尔本	烛光悼念
	12.05	黄金海岸	白纸明志集会
	12.10	布里斯班	人权日集会
	12.10	悉尼	人权日集会
	12.10	悉尼	声援伊朗人活动
	12.10	悉尼	富士康劳工问题抗议活动
	12.17	墨尔本	声援伊朗人反独裁活动
	12.23-27	悉尼、墨尔本	义卖及捐药回国活动
	12.28	悉尼	与伊朗人联合活动
新西兰	12.02	奥克兰	烛光悼念
	12.02	惠灵顿	烛光悼念
	12.02	基督城	烛光悼念
	12.10	奥克兰	揭露清零政策街头义演

马来西亚	11.28	吉隆坡	烛光悼念
	11.29	马来西亚大学	烛光悼念
新加坡	11.29	南洋理工大学	音乐纪念活动
泰国	12.01	清迈	烛光悼念
哈萨克斯坦	12.04	阿拉木图	烛光悼念
	11.27	阿斯塔图	烛光悼念
香港	11.28	香港	烛光悼念
	11.29	香港	“在远方为彼此在场”声援活动
	11.29	香港大学	校园快闪
	11.29	香港大学	烛光悼念
	12.03	香港	示威集会(四地联动)
	12.04	香港	国家宪法日示威集会
	12.10	香港	人权日高校各地开花活动
日本	11.20	东京	抗议集会、声援伊朗和中国人民
	11.27	东京	烛光悼念
	11.28	东京	悼念活动
	11.28	名古屋	烛光悼念
	11.30	东京	追悼集会
	11.30	东京	抗议集会
	12.02	东京	无声悼念
	12.02	大版府立大学	抗议集会
	12.02	早稻田大学	集会活动
	12.02	大阪	悼念集会
	12.03	大阪	声援白纸革命
	12.10	东京	富士康事件集会示威
	12.10	东京	参与人权日集会
韩国	11.30	首尔/弘益大学	烛光悼念
	12.10	首尔	我们共团结 人权日活动
台湾	11.27	台北	悼念声援活动
	11.29	台北	烛光悼念
台湾白纸声援活动大多由在地友人和组织主办	11.30	台北	声援白纸革命活动
	11.30	台湾大学	烛光悼念
	11.30	彰化高中学生会	连依墙活动
	11.30	国立成功大学	烛光悼念
	12.01	国立成功大学	烛光悼念
	12.0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白纸革命活动
	12.04	台北	白纸革命集会(多场)
	12.06	中国文化大学	白纸革命活动
	12.08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白纸行动艺术
	12.10	台南	声援白纸革命活动
	持续至 12.30	辅仁大学	白纸革命连依墙声援

欧洲

德国	11.12	柏林	MyDuty 民主集会抗议
	11.26	柏林	烛光悼念
	11.27	慕尼黑	烛光悼念
	11.27	法兰克福	烛光悼念
	11.29	杜塞尔多夫	烛光悼念
	11.29	亚琛	烛光悼念
	11.29	哥廷根	烛光悼念
	11.30	德累斯顿	烛光悼念
	11.30	法兰克福	头七烛光悼念
	11.30	科隆	为灾胞祈福
	12.01	耶拿	烛光悼念
	12.01	图宾根	烛光悼念
	12.02	汉堡	烛光抗议
	12.02	斯图加特	烛光悼念
	12.03	海德堡	烛光悼念
	12.03	卡尔斯鲁厄	烛光悼念
	12.03	弗莱堡	烛光悼念
	12.03	柏林	民主团结集会
	12.09	柏林自由大学	白纸静默活动
	12.10	法兰克福	人权日集会&声援伊朗人
	12.10	慕尼黑	人权日集会&声援伊朗人
	12.10	柏林	人权日集会
	12.10	杜塞尔多夫	参与声援维吾尔人游行
	12.17	慕尼黑	白纸革命集会
	12.31	柏林	我们的自画像 快闪
	01.02	柏林	声援被捕同胞集会
	01.21	斯图加特	除夕反极权集会
法国	11.27	巴黎	烛光悼念
	12.03	里昂	烛光悼念
	12.03	巴黎	白纸革命集会
	12.03	马赛	白纸革命集会
	12.17	里昂	白纸革命集会
荷兰	11.27	阿姆斯特丹	烛光悼念
	11.27	海牙	烛光悼念
	11.28	艾恩德霍芬	烛光悼念
西班牙	11.29-12.03	巴塞罗那	示威集会
	11.29	瓦伦西亚	烛光悼念
	11.30	马德里	烛光悼念
	12.02	巴塞罗那	示威集会
	12.03	巴塞罗那	示威集会
意大利	11.27	米兰	烛光悼念
	11.27	罗马	烛光悼念
	11.28	博洛尼亚	烛光悼念
	11.28	佛罗伦萨	烛光悼念
	12.03	米兰	白纸抗议
	12.04	罗马	静默抗议
比利时	11.29	鲁汶	烛光悼念
	11.30	根特	烛光悼念
土耳其	11.30	伊斯坦布尔	烛光悼念
葡萄牙	11.28	里斯本	烛光悼念
	12.3	里斯本	烛光悼念
瑞典	11.29	斯德哥尔摩	烛光悼念
	12.02	隆德	烛光悼念
	-	哥德堡	烛光悼念
捷克	11.28	布拉格	烛光悼念
波兰	12.03	华沙	悼念与游行示威
瑞士	11.29	苏黎世	烛光悼念
	11.26	日内瓦	烛光悼念
芬兰	11.28	图尔库	烛光悼念
	11.30	赫尔辛基	烛光悼念
匈牙利	12.03	布达佩斯	烛光悼念
丹麦	11.28	哥本哈根大学	烛光悼念
奥地利	11.27	维也纳	烛光悼念

英国	10.22	伦敦	呼应四通桥女权抗议
	10.29	伦敦	声援彭载舟
	11.12	伦敦	占领女史箴图
	11.27	伦敦	烛光悼念
	11.27	爱丁堡	烛光悼念
	11.27	格拉斯哥	烛光悼念
	11.27	考文垂	烛光悼念
	11.27	利兹	烛光悼念
	11.27	曼彻斯特	烛光悼念
	11.27	牛津	烛光悼念
	11.27	谢菲尔德	烛光悼念
	11.28	伦敦	涂鸦快闪
	11.28	伦敦	烛光悼念
	11.28	伯明翰	烛光悼念
	11.28	阿伯丁	烛光悼念
	11.28	布里斯托尔	烛光悼念
	11.28	卡迪夫	烛光悼念
	11.28	爱丁堡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剑桥	烛光悼念
	12.1	利物浦	烛光悼念
	12.1	南安普顿	烛光悼念
	12.1	谢菲尔德	静默抗议
	12.2	伦敦/伦敦政经学院	烛光悼念
	12.2	曼彻斯特	烛光悼念
	12.3	牛津	静默抗议
	12.4	伦敦	抗议集会
	12.9	利兹	抗议集会
	12.10	伦敦	人权日抗议
	12.10	伦敦	酷儿&女性不该被忘记
	12.10	格拉斯哥	人权日抗议
	12.10	诺丁汉	声援白纸革命
爱尔兰	11.27	都柏林	烛光悼念
	12.7	都柏林	抗议集会
	-	科克	烛光悼念

大事记

德国

2022年11月13日，在德华人留学生在柏林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举办了主题为“MyDuty”的民主抗议集会，响应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的义举和海外抗议声援浪潮。这是全德国范围内第一场由华人留学生自发组织的民主集会活动。

2022年11月26日，在乌鲁木齐火灾事件发生后，在德华人留学生以去中心化的形式组织了11月26日勃兰登堡门前的烛光悼念快闪活动。这也成为全德范围内烛光悼念活动的开端。

2022年12月3日，德国柏林举行了 “白纸革命，自由中国”民主团结 集会活动。约三百逾人的游行队伍由亚历山大广场游行至中国驻德大使馆前，这是在德华人留学生群体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前主办集会活动。

2022年12月31日，一群在德华人留学生在柏林组织了一场快闪行为艺术活动，现场每位表演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刻画这一年里中国人的遭遇。这是全德范围内，第一次由华人青年抗争者举办的行为艺术快闪活动，也是一次更为含蓄的、多元化的抗争形式探索。

意大利

2022年11月27日，第一场活动由一位维族朋友自发发起。在米兰的标志性建筑物——米兰大教堂前，参与者以宁静的气氛对乌鲁木齐大火中的遇难者表达悼念。

2022年11月27日，第二场活动由汉族朋友通过Telegram频道发起，参与人数较第一场更多。这是四通桥事件以来米兰的第一次华人线下集会活动。现场除了哀悼和诗歌外，也出现了争议和冲突，这是一次值得后续组织者思考的活动案例。

法国

2022年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召开当天，法国抗争者在巴黎市中心举办了“在法华人喜迎习主席登基”主题集会表演，以此表达对于独裁体制的讽刺和反对，同时向四通桥勇士彭载舟表示致敬和声援。

2022年11月27日，巴黎蓬皮杜中心旁举行了乌鲁木齐大火烛光悼念活动，为乌鲁木齐遇难者献上鲜花和点起蜡烛，同时抗议中国极端防疫政策和独裁统治。

比利时

2022年11月29日，流亡海外的艺术家巴丢草在于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举办的画展开幕式上，与到场议员来宾共同举起白纸，声援中国白纸革命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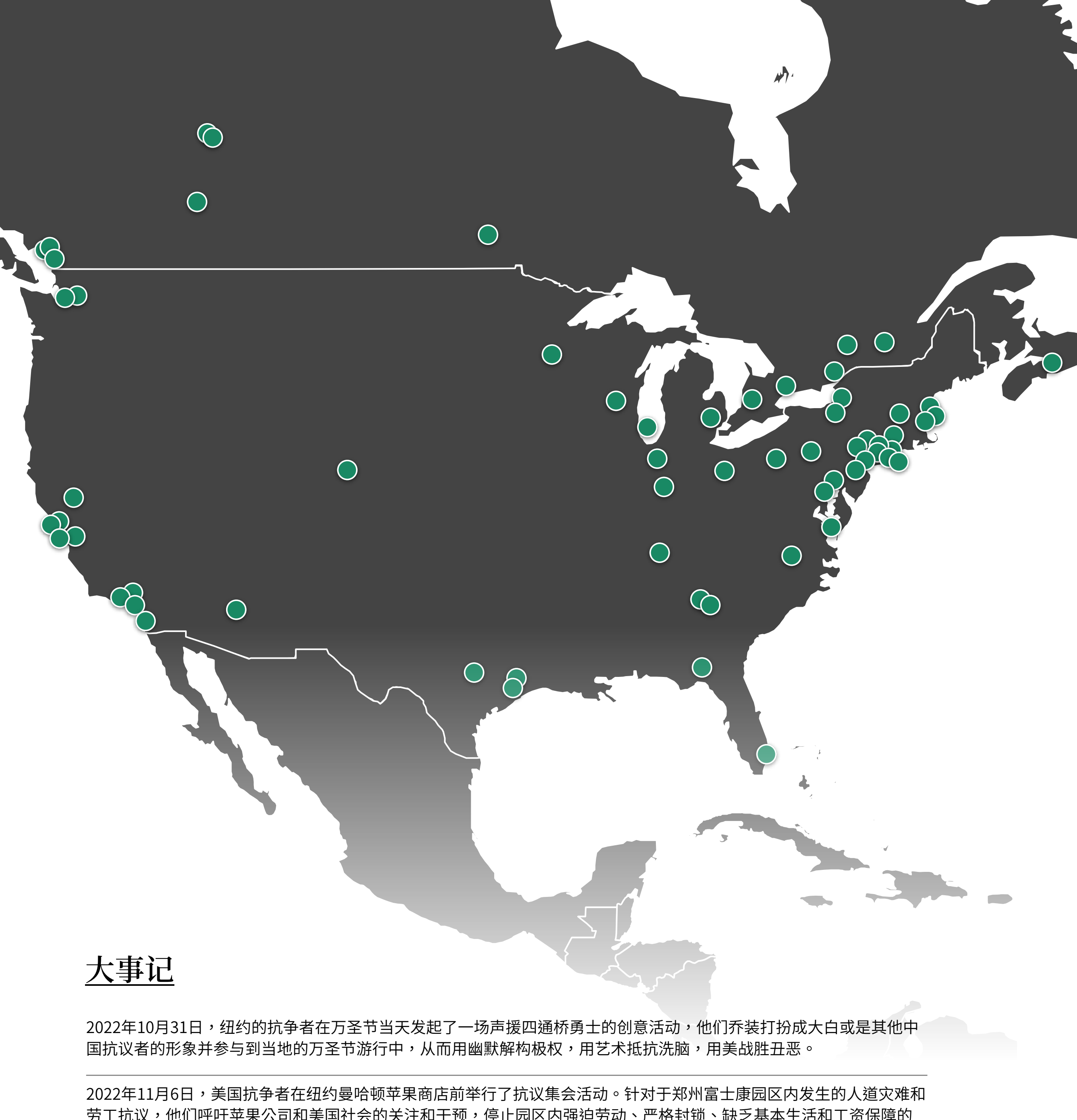
英国

2022年10月29日，英国抗争者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举办了声援彭载舟示威集会活动。

2022年11月13日，英国伦敦抗争者在大英博物馆发起了“占领女史箴图”活动。 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独裁暴政、在清零政策掩盖下的人权问题、女性受到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希望国际社会不要为虎作伥，希望海外华人不要坐视不理，一起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2022年11月27日，数百名抗议示威者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抗议活动。

2022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由不同群体组成的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前，共同反对中国言论审查和人权侵犯，纪念和声援被捕抗争者，声援维吾尔、藏族和香港人士。



北美

美国

日期	地点	活动
10.31	纽约	万圣节游行: 乔装大白・声援四通桥义士
11.06	纽约	声援富士康工人 拒绝强迫劳动
11.14	南加州大学	“消失的我们” 关注铁链女和妇女拐卖
多日	伊利诺伊大学	静默哀悼
11.26	华盛顿	烛光悼念
11.26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烛光悼念
11.27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烛光悼念
11.27	洛杉矶	悼念声援
11.27	麦迪逊	烛光悼念
11.27	旧金山	烛光悼念
11.27	芝加哥	祈福活动
11.27	芝加哥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华盛顿	烛光悼念
11.28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雪城	烛光悼念
11.28	迈阿密	烛光悼念
11.28	耶鲁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密歇根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哥伦比亚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杜克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霍普金斯大学	烛光悼念
11.28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烛光悼念
11.28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烛光悼念
11.28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烛光悼念
11.29	纽约	烛光悼念
11.29	旧金山	烛光悼念
11.29	圣荷西	烛光悼念
11.29	芝加哥	无声抗议悼念活动
11.29	俄亥俄州立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哈佛大学	白纸革命声援活动
11.29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烛光悼念
11.29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烛光悼念
11.29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普林斯顿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普渡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宾夕法尼亚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南加州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烛光悼念
11.29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烛光悼念
11.29	康奈尔大学	烛光悼念
11.30	威廉玛丽学院	烛光悼念
11.30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烛光悼念
11.30	埃默里大学牛津学院	烛光悼念
11.30	埃默里大学	烛光悼念
11.30	乔治城大学	烛光悼念
11.30	北得克萨斯州大学	烛光悼念
12.01	洛杉矶	烛光悼念
12.01	德克萨斯医疗中心	悼念声援
12.01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烛光悼念
12.01	索思摩大学	烛光悼念
12.01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悼念声援
12.01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悼念声援
12.0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头七悼念&雨中默哀
12.01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烛光悼念
12.01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悼念活动
12.01	范德堡大学	烛光悼念
12.01	俄亥俄州立大学	抗议集会
12.02	波士顿	悼念问责活动
12.02	卡内基梅隆大学	烛光悼念
12.02	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	烛光悼念
12.02	明尼苏达大学	烛光悼念
12.02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烛光悼念
12.03	哈佛大学	悼念游行
12.03	马萨诸塞州西部	悼念集会
12.03	纽约	反清零暴政集会游行
12.04	纽约	集会示威活动
12.04	波士顿	白纸革命集会
12.04	大西雅图地区贝尔维尤	烛光悼念
12.04	华盛顿	烛光悼念
12.05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烛光悼念
12.05	苹果总部园区	绝食抗议
12.06	弗吉尼亚大学	悼念活动
12.10	纽约	人权日活动
12.10	华盛顿	人权日活动
12.10	芝加哥	人权日游行
12.10	苹果总部园区	白纸革命活动
12.10	休斯顿	悼念声援
12.11	西雅图中央学院	悼念声援
01.07	洛杉矶	声援白纸革命抗议活动
01.14	洛杉矶	反压迫反独裁联合集会
01.14	纽约	“为自由而战”活动
01.21	洛杉矶	除夕抗议集会活动

加拿大

日期	地点	活动
11.19	多伦多	集结抗议、声援四通桥勇士
11.27	多伦多	烛光悼念
11.27	温哥华	烛光悼念
11.27	渥太华	烛光悼念
11.27	蒙特利尔	烛光悼念
11.27	卡尔加里	烛光悼念
11.27	哈利法克斯	烛光悼念
11.27	西安大略大学	烛光投影悼念
11.28	温尼伯	烛光悼念
11.28	金斯顿/女王大学	烛光悼念声援
11.28	渥太华大学	抗议集会
11.28-29	金斯顿	烛光悼念声援
11.30	埃德蒙顿	烛光悼念
11.30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奥肯那根校区	烛光悼念
12.01	金斯顿	烛光悼念
12.01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头七悼念活动
12.02	渥太华	烛光悼念
12.02	蒙特利尔	白纸革命集会
12.02	蒙特利尔	白纸革命集会
12.03	多伦多	“唱支反歌给党听”民主歌曲声援会
12.09	多伦多	悼念活动
12.10	多伦多	人权日集会
12.10	温哥华	人权日联合活动
12.10	卡里加尔	人权日白纸革命声援集会
12.10	埃德蒙顿	人权日集会
12.10	蒙特利尔	人权日白纸革命声援集会

大事记

2022年10月31日，纽约的抗争者在万圣节当天发起了一场声援四通桥勇士的创意活动，他们乔装打扮成大白或是其他中国抗议者的形象并参与到当地的万圣节游行中，从而用幽默解构极权，用艺术抵抗洗脑，用美战胜丑恶。

2022年11月6日，美国抗争者在纽约曼哈顿苹果商店前举行了抗议集会活动。针对于郑州富士康园区内发生的人道灾难和劳工抗议，他们呼吁苹果公司和美国社会的关注和干预，停止园区内强迫劳动、严格封锁、缺乏基本生活和工资保障的行为。

2022年11月27日，大量抗议者在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反对独裁统治并声援国内抗争群众。

2022年11月27日，美国旧金山抗争者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举办悼念活动。现场他们使用投影设备将乌鲁木齐中路路牌和“反封控，反清零，要自由”的口号投影在领事馆建筑外墙上。

2022年12月5日起，在美留学生王涵于苹果公司总部前进行了长达168小时的绝食抗议，反对苹果公司协助中国进行言论审查、人权侵犯和压迫劳工群体的行为。

鸣谢

排名不分先后，按照拼音首字母顺序排列

所有受访者
A
Arne
布林
Horseyes
Jack
NGOCN
朔望
自由泳
所有在不同时刻与地点走上街头勇敢发声的人们
在前方指路的香港人
四通桥上的勇士——彭立发（彭载舟）

素材及信息提供

澳洲民主墙 @mydutyau
德国民主墙 @mydutyinde
Chanchan
CHOW des HOMME @chowdeshomme
公民日报 @citizensdailycn
和姐妹们颠覆父权暴政 @weareallchainedwomen
蒋不 @chiangseeta
@lingeringbee
YUUE design studio @yuuedesign

版权说明

《莽莽》，一本涉猎时政、社会、文化等议题的独立中文杂志。

成员为身在海外、热爱自由的一群人，既致力于现实行动，亦想捍卫以中文自由写作的权利，用母语来记录、对抗遗忘和发起辩论。

RGB: #198964



mangmang.run

2023 Vol. 1
莽
MANG MANG
创刊号
二零二三年一月 第一期